



CHAO FOON MONTHLY 229 MAR 1972 CHAO FC

蕉風

月刊

5201
3600



編輯人 ☐ 姚 拓

☐ 牧 羚 奴

☐ 周 喚

☐ 白 姦

☐ 梅 淑 貞

229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二年三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MARCH, 1972.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5684

定價五角

蕉風月刊

二二九期

專欄

封面設計 ○ 黃玉治

閒思錄 05 黃潤岳
流放集 91 劉放

創作

最後一片葉子 20 溫任平

圖案 25 朱牛人

賭 52 落葉

譴責 68 周麗欣

小青欖 81 廖蕙瓊

隱情 88 陽子

翻譯・論述

缺乏戲劇特質的小說 8 賴瑞和

花生米的世界 33 牧鈴奴

時代周報如是說 39 陸離譯寫

占・覺特作品 55 也斯譯

詩創作

月與哀愁 15 紫一思

無題 17 圓心鶚

面夜 28 陳政欣

沙漠象徵 30 艾文

雨聲更冷 50 賴敬文

短詩篇 61 張宇川

啊死亡 65 溫瑞安

一瓣心香 77 飄貝零

動物園和雨 80 歸雁

五月出版社新書

- | | |
|---------------------|--------|
| ① 流川詩集「晨城」 | 星幣一元六角 |
| ② 牧羚奴詩集 2 | 一元五角 |
| ③ 謝清詩集 | 一元五角 |
| ④ 文愷詩集「樹和他的感覺」(排印中) | |
| ⑤ 秦秦詩集「短歌行」(排印中) | |

本刊推薦



英培安・蘋兒主編

售價叻幣五角 歡迎函購

地址：

TEAHOUSE PUBLISHERS, 540,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閒思錄

芸芸衆生

黃潤岳

我的家鄉有句俗話說：「討得媳婦嫁不得女」。想起來真是有道理。天天寫文章罵人的人，只要別人輕輕彈他一下，他會連三字經也崩出來。這和「剃人之頭者人亦剃其頭」不同；頭髮太長了，本來就要剃的。因此，高標民生自由的國家，如果又高聲指責別國獨裁和不民主，那個國家可能就是最不民主的了。

民主和自由的口號，叫了幾十年了。到底怎樣才是民主，怎樣才是自由，好像大家都不去多管，各人有各人自己的看法，各人有自己的定義。只要自己認為不合式的，便加上一個大帽子，罵別人一頓，總不會錯的。

這年頭，生活太苦悶，大家都要找刺激。看電影，武俠片最吃香；聽唱歌，狂喊亂叫的最好聽；玩樂器，電子吉他樂隊最時髦。主持筆政或搖筆桿的，扯些不關痛癢的事，尖酸刻薄的諷刺一番；或是找一個對手來挑戰一番。於是，觀眾、聽眾和廣大的讀者群齊聲讚好。如此流行，流行如此。這是一種時尚，並沒有是非善惡的問題。

例如：叫一聲打倒美國帝國主義，尼克遜總統決不會向你抗議；這是政治的。我們也可以高喊：打倒孔家店！或是：清算孔子！儒教會的主席也不會替你戴上一頂白帽子；這是文化的。在倫理道德方面，只要不當着父親罵老子，連世界道德重整委員會也管不了這些。

可是，有些「主義」是不可叫打倒的，有些「店」是不可以清算的，有些教條是不准你置疑的，你可會想到？

甚麼是民主？至少要能容異己。甚麼是自由？至少要不妨礙他人的自由。這就是說：除了我之外，還有別人。人我原是對立的，可是，卻不是不相容的。

但是生物求生的本能，是從自我出發。養過金魚的人都有這樣的經驗：金魚會把自己生下的小金魚吃光。所以達爾文提出「物競天擇」的原則來解釋生物的進化過程。有時候，連人吃人也不是新聞了。

喊喊叫叫，罵罵吵吵，總比真刀真鎗來得斯文。看別人吵罵，又有隔岸觀火之妙。而那些親自參戰的人，大家把他叫成英雄或看成英雄，正像鬥蟋蟀時用老鼠毛去撥牠們的尾部一樣。於是，這個世界便多彩多姿了。

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就說過了：一樣米食百樣人；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一娘生九子，連娘十條心；連十個手指都有短長，怎麼可以一個模子一樣糕呢？

我們可以把它一個人當做一個螺絲釘，來構成一個社會制度。然而人並不是釘。改造也好，勞動也好，背教條也好，誦語錄也好，思想意識總是磨滅不了的。腦也許可以洗；但是，能够洗的腦，已經不算腦了。然而，偏偏半桶水特別多。

現在，幾乎舊的東西，都要被打倒；包括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知爲甚麼舊的詩和詞還不打？孔家黑店的招牌，早就打得稀爛，但

是仍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想不到這黑店尚有分銷處。那麼，再多幾個年青小夥子來否定孔老二的教條，也就可笑亦復可憐。

孔子早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問問自己之後，再來指責別人還不遲。有人乾脆只問別人，不問自己。也有人雖然問自己，而又可以湊出一番理論來。於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我牢牢地記住：射亦有類乎君子，雖不中的，反求諸己。若干年前，我用籐鞭用力抽過一位同學。走回辦公室，自己試把自己一鞭之後，再也不敢大力用籐鞭抽學生了。然而學生對於老師們的要求仍高：老師爲甚麼可以抽煙？可以打牌？可以……？我早已不抽煙了，對於打牌也毫無興趣，這卻不是爲了要以身作則。教師的職責是神聖的，但是，教師也是人，不是神。教師應該作榜樣，可不一定要讓全部生活中的一些嗜好也被剝奪。這不是原則，而是方式。反正，我做獨立中學校長，兒女們如果不進獨立中學，情理兩方面都是說不過去的。

然而，賣瓜的讚瓜甜而自己不吃，卻仍大有人在。他們是很聰明的人，只是過份了一點點！好在上帝不管這許多。

這世界就是這樣的：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一個尋鍋補，一個要補鍋。叫化子玩蛇，一物剋一物？我們又何必去杞人憂天呢！芸芸衆生，一花一世界。同里各族，固然是庸俗。你硬要自顯清高的指責一番，那又所爲何來；豈非盜名乎？

自己能够討媳婦，也樂意嫁女兒。至於別人，嫁也好，娶也好，子卿底事。好像菊池寬寫過一篇小說，一位救生員救過許多自殺者。每一次的情形相同：掙扎一番，將竹竿一伸，便會雙手緊緊握住不放。後來他自己看不開，投水自殺，情形完全相同。衆生芸芸，誰都有一些基本的弱點，只是沒有自知之明罷了。

缺乏戲劇特質的小說

——評雅波短篇小說集「崩」

一個大二學生突然愛上一個海員的情婦，一個妓女的兒子受盡衆人的訕笑，一對男女大學生的戀情，一個經理的情婦的自憐自哀，一個大學女助教愛上一個有婦之夫——這就是雅波小說集「崩」（檳城：犀牛出版社，一九七二）裏面五個短篇小說的情節大概。我們或許可以套一句濫調稱這些小說爲「大都市裏的小故事」。

這種「大都市裏的小故事」，很多人寫過，尤其是流行小說家。他們早已把這種題材處理到令讀者的感性麻木的程度；讀者對這種流行小說的反應早已是套板反應了。因此，小說家如果還要在這圈子裏寫小說，他便要面對許多種挑戰。他需要在平凡中出奇；他需要「Frustrate我們自以爲是小聰明」（註一）；他需要Renew（更新）我們的日常經驗，使我們在我們已經熟知的事務中得到一種「認知的打擊」（Shock of recognition）。做到了這幾點，他的小說才算脫離了流行小說的俗套，才算有存在價值。

根據這個標準，雅波小說集是頗爲令人失望的。它並沒有給我們甚麼新的經驗，新的認

知。那些故事我們已經在流行小說裏耳熟能詳了。雅波處理這些題材時並不比流行小說家高明多少。我們讀完「崩」裏的五篇小說：「溺」、「崩」、「裂」、「毀」、「掠」後，是否會感到一種「悟」，一種驚訝？不會的。因爲作者沒有從人性諸貌去探索這些故事的深一層的意義，而反映在經營方法上的缺陷則是，這些小說欠缺一種「戲劇特質」（Dramatic quality）。這使我們對小說裏的事件無動於衷，更無從獲取新的經驗，新的認知。換言之，我們的心靈始終沒有參與小說裏的人事活動（Human Activities）。

現代小說家刻意追求詩的境界，這一點已是不爭之論。喬哀思的「都柏林人」給我們的經驗簡直就是詩的經驗，尤其是「死者」（The Dead）的下半部，因爲喬氏首先追求詩裏面所強調的「一剎那的頓悟」，亦即喬氏有名的「聖靈顯現」（epiphany）。但本文不擬論及這一趨勢。我想指出的是，小說家可以從詩人那裏學到不少本領。在這方面，雅波如果去研究詩的構成，他可能會發現，他小說的缺陷（即戲劇特質的欠缺），很可以用詩的手法來補救。本文要討論的正是這點。

讓我們先看台灣現代詩人吳蕪的一首詩，標題「家」（註二）：

星期六下午

放學回家

後院的草又長長了

舊櫃裏找出那把

大鏟刀——

這種事不必媽媽說的。

哦，怎麼

弟弟的皮球

還留在長長的青草裏？

這首詩所寫的事簡單到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一個人看見後院的草長長了，於是找出大鏟刀來割。這樣的小事件本身並無意義。詩人將之寫入詩裏，其間便含有挑戰的意味。他要賦予

這事件一些戲劇特質，從而把一種經驗，一種生命的詮釋很戲劇性地傳達給讀者。換言之，他並非祇想 *Make a statement* 就算了；他想要 *Dramatize the statement*。

「家」這首詩至少有二個戲劇特質。首先，詩裏的敘述者是陷於某種意欲行動的情境裏——他有種要割草的衝動。陷入這情境後，他馬上主動地對那情境有所反應（*Actively responds to the situation*），而他的反應則是三個動作：找鏟刀，領悟到割草「這種事不必媽媽說的」，驚覺弟弟的皮球尙留在草叢裏。我們要注意，後兩個動作是屬於「內心的動作」。它們都隱約含有啓蒙的意味。而這首詩寫的正是從無知到啓蒙的過程中，那豐富的一刹那。

其次，詩裏的敘述語調（*Narrative tone*）處處暗示著從無知到啓蒙這一過程。詩開啓時，我們就感覺到有一個人在講話。這人便是詩裏的敘述者；這首詩是由他講述的，因此全詩都沾染上他的敘述語調。我們知道，語調可以表示一個人的態度。油腔滑調可能表示輕浮、無誠意的態度，而嚴肅的語調則可能表示尊敬、虔誠的態度。這一原理早已成爲詩的原理之一。E·E·康明思在「畫像」（*Portrait*）一詩中，爲了表示他對死神的無情的反抗態度，故意用了一種無關痛癢、挑戰性的敘述語調——稱呼死神爲「死亡先生」：

...And what i want to know is
how do you like your blueeyed boy
mister death

「家」亦是一例。我們注意到，那位敘述者的語調，開始時是很幼稚的（「星期六下午／放學回家」）——語法和語調都像小學生的。在我們的印象中，他天真，活潑。但到了第六行，因爲語調突然轉折到領悟式的（「這種事不必媽媽說的」），我們便驟然感到，他已經「懂事」了一些，他已經不再那麼蹦蹦跳跳了。等到第八行，語調急轉直下，換作一驚訝的，問話式的，於是在我們眼中，原本天真活潑的他此刻卻沾滿了「成熟」的情緒。

用反應來顯露心理狀態的蛻變，用語調的轉折來暗示心理狀態的變質——這便是「家」這首詩最特出的兩個戲劇特質，而兩種手法又配合得那麼融洽。當我們讀詩的時候，我們實

在是不斷地參與詩中暗含的一種過程，一種從無知到啓蒙的過程，一種掙扎、蛻變、成長的過程。詩裏的敘述者經歷了那場情境後，心理上起了變化，懂事了，成熟了；而我們隨著敘述者去參與那過程，不知不覺中也獲取新的經驗，新的認知。詩和小說裏的事件本身並無多大意義；有意義的是，小說和詩裏的人物，如何在這事件所呈現的情境中掙扎，蛻變，成長，如何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situation*。有了以上的認識後，讓我們回去看雅波的小說。

「崩」裏面的五個短篇，在結構上，和「家」有兩點相似之處。第一，那五個短篇裏的人物（主角）都陷於一種情境裏。第二，這些人物（主角）也就是小說的敘述者；五篇小說都由五位第一人稱的敘述者講述。但這祇是表面的相似，祇爲本文提供一個比較研究的根基。細看之下，我們將發現雅波的敗筆正是因爲他沒有採取「家」那種經營方法，亦即沒有賦予那些小說一種戲劇特質。換言之，雅波祇是 *Tell a story*，他沒有 *Dramatize the story*。

「溺」裏的大學生方正，「崩」裏的丘寧，「裂」裏的吳沙，「毀」裏的寧寧，「掠」裏的揚旭琴，正是陷於某一情境中的人物。閱讀這樣的小說，我們最起碼的要求是，這幾個人物怎樣「主動地對那情境有所反應」，怎樣「演出」他們自己的命運。換言之，我們要看他們在那情境中如何掙扎，蛻變，成長。我們實在不興趣於他們的恩怨怨怨的故事。我們期望他們會像「家」那首詩裏的敘述者，主動地對那情境有所反應，並且在經歷過那情境後，心境上會有變化；或者他們會依著他們的人性本能，轟轟烈烈的去發揮他們自己的潛在力量。但令我們失望的是，他們都是扁平的被動人物（*Passive character*），陷入一種情境後就「死」在那情境裏，不懂得反應，而被作者用預定的情節框在預定的格式裏。這一點和作者的想像力的貧乏不無關係。例如「溺」這個短篇，作者既然把主角陷入不正常的愛情的情境裏，他應該研究的是，一個人如果掉入那裏，他會有怎樣的反應？從人性本能的各個面貌來探索這些問題，原本是小說應該致力的一點（註三）。但雅波卻避重就輕，機械地設計好情節來把主角推到一個「下落」（*Denouement*）裏：

上完夜課，已經很晚了。

我經過第五十七根電燈杆時，忽然之間，我凍住了。

在她門口黑暗處，有一個陌生的男人擁着她在相吻。我在旁偷窺。

不久，她被那男人半拖半拉的擁進屋去。

屋內，燈熄了。

隱隱約約的聽到由屋內傳出的嬉笑聲。

我有一種被騙的感覺。

迎著夜風，心裏掠過一陣刺骨的愁哀。

「臭婊子！」我在心中嘶喊。

四周在喊：臭婊子，臭婊子！（pp. 15-6）

一個月後，鄭太太也搬走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愛情便如此結束。用戲劇批評的術語來說，這一情節 *Has not been properly motivated*，因為我們覺得，這是個非常偶然的巧合，是作者有意安排的，而不是順着小說的發展介入的。

把人物陷入某一情境，再用預定的情節將他們推到一個結局裏，而沒有讓他們自己去反應，去演出，正是雅波的其餘四篇小說共有的缺陷。這四篇小說的失敗性質一如「溺」——前一段已論及——我不想再逐一討論了。讓我們轉向去看雅波小說的敘述語調。

在討論「家」的時候，我們會觀察過，作者如何用語調來暗示心理狀態。雅波的小說是否有此戲劇特質？無需再引其他例子，就以上引過的那個例子，我們已可看出它的敘述語調是如何欠缺戲劇性的感染力！原因不外是，雅波小說裏的人物，既然都是毫無反應的被動人物，他們的心理狀態便無法折現在敘述語調上。我們在小說裏看到的心理描述，不但沒有沾染上敘述者本人的語調，反而處處流露出作者本人的語調，因為雅波沒有固定的從第一人稱的觀點來寫小說；他常夾用全能敘事觀點。例如，「不久，她被那男人半拖半拉的擁進屋去

「，」屋內，燈熄了」，「四周在喊：臭婊子，臭婊子！」——這些句子都不是從第一人稱的觀點來寫的。它們是「說書人」的句子，含有「說書人」的語調。而「說書人」用的正是全能敘事觀點——他無事不知。

但雅波小說的敘事語調之所以欠缺戲劇性的效果，主因還是雅波的文字功力的不濟。他的文字運用顯然仍停留在最普通的境地；他仍未追求文字的象徵應用（如張愛玲和白先勇的文字）。但更令我們驚訝的是，雅波的小說根本沒有「段落單位」（Paragraph unit）可言！一個句子自成一個段落，而一篇四五千字的小說便由數以百計的段落組織而成。這使我們閱讀時，每到了一個句子後面，便要被迫停下來，再繼續讀第二句（即第二段）。因此文字的鬆散和節奏的生硬是在在可感的。我們尚未在現代嚴肅的中國小說家如張愛玲、白先勇、王文興、王敬義、叢甦、聶華苓、水晶、施叔青等人的作品中發現這樣的文體。當然，這種文體也非雅波獨創；香港的流行小說家早已採用了，且看胡菊人的評語：

香港的流行小說中，發現有種很奇怪的文體。通篇小說沒有一個段落是會超過三四百字以上的，每一段總是以一兩百字草草帶過。然後以兩三百段這樣的「斷腸文字」串成一個中篇，或者短篇的就以二三十段匆匆完結。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文體？第一，可能是因為作者太懶惰，不願意着力去描寫某種景色，某種氣氛或某種心境。第二，可能是因為作者功力不足，對人生的體驗不夠，對事物的觀察不深，根本就不懂得怎樣去描寫。也可能是作者的思致力不濟，像口舌不靈的人一樣，無法清楚說明一件事情。正如語意學家所講，說話是一種思致過程，同樣，發為文字亦是一種思考過程，缺乏思考力的人，無論說話和作文，大概都不會好的。（註四）

雅波的文體不巧正是胡菊人所指的那種。

至此，我們當明白，雅波小說的失敗並不在於題材的通俗，而是戲劇特質的欠缺。換言之，這是經營方法的失敗。我們特別強調戲劇特質，因為它是一切好的文學作品所應具備的。這並不等於說，詩和小說必須「像」個戲劇。在戲劇裏面，劇中人物對某一情境的反應，是通過行動，通過談話——談話便牽涉到語調——來表達的。詩和小說之所以能够具有戲劇

特質，正是因為詩和小說的表現方法符合那一點戲劇原理。

註一： 黃鶴居士（即劉紹銘先生）語，見香港版純文學，三十四期，頁一八三。

註二： 原載台北「文學季刊」第二期，並重刊於「現代文學」三十八期。水晶先生曾探討過此詩的象徵意義。

註三： Joseph Conrad正是這樣的小說家。Walter Allen說康拉德是個「絕境小說家」(Novelist of extreme situations)，因為他愛把人物陷於絕境，再觀察他們的反應。詳見Walter Allen' The English Novel: A Short Critical History (Pelican Books, 1958), pp. 303-308.

註四： 胡菊人，坐井集（香港：正文，一九六八），頁四十八。

紫一思

月與哀愁

月亮升起

若一株哭泣的雨樹

一些散落的燈火

在煙霧沉沉的山村

若流落荒郊的幽靈

在黑夜的林子裡頭

是虫泣和鳴禽的鬼號

抑或誰人一夜追逐流星

杳杳的步聲與呼嘯

還是一些羊齒植物

正細嚼這夜的空蛹

而一些雛菊悄悄開着

或某種無聲的成長

在我底掌中

像一隻彩蝶飛起

啊，那生之河

死亡之河

誰人血跡的記憶

是我鞋上依戀的殘露

月亮升起

若一張沒有眼睛的怪臉

窗外是流螢冷冷的叫喊

還是庭院裡落地的流星

生命若一創傷的綠苔

啊，誰是摧殘者？

圓心鵝

無題

1

——贈雪芬

路很斷崖的臂膀
很霧

山是猙獰的線，一叢又一叢
跨越神話的欄柵

古老的响往

來自土族們的瞞管

每次獵狩，必射落山中的

巍峨，必后翠

以吊一種姿態

我早已蝶般迷失
霧冉冉升起，轉身
竟索引我向神話中的瓊宇
一幅風景
千縷心緒
猶似愁結的亂髮
莽橫飛揚，一種飢渴的生命
呵非常貪婪

2

該頹息的永遠頹息
一種睡姿
恆是不變的美
恆是一種不變的
變
美中的不美

該永恆的都永恆去了
忘却年代
否則就拚命嗎啡拚命
自殺
否則，當猖狂的草類
輪姦了你的身影

痛苦的記憶
亦將無法辨識自己本來的
面目
呵

3

我痛哭我自己
因我
該死

戰爭就在隔岸澎湃
戰爭渡河

就不知是誰在這黑寂的夜裏
裊起空曠
一縷腕割風景區的
年代

烟烽

我痛哭
我該死

最後一片葉子

我又坐在檯燈的昏黃中。自從妳離去之後，我便習慣狂嗅書籍，並且在妳所喜愛的杜步西中尋覓過去那個自己。

從前我讀艾文的「親親，日子是我們的遠足」，真的能感受到我們的日子像是一場戶外的陽光追逐。但是自從那又笑又鬧又歌又跑的日子很押韻地走了之後，我的生命便不再有如歌的行板了。旋律已改。我只能困在一室的寂寞中，苦苦地發掘自己。我不能因空虛而縱容自己去做更空洞的事。但是，我要問的是：甚麼才是真正的充實呢？當尼采宣佈上帝已經死亡，當海明威那麼直截了當地說：「神聖、光榮、犧牲等這些字眼一直使我覺得非常窘迫」，當羣狀雲狼奔豕突在低氣壓的天穹，連「永恆」都受到質疑所毒氣的時刻，「充實」便愈顯抽象且渺不可及了。我這樣不斷地苦修，醫生告訴我：「你有神經衰弱的徵象，不要再過度Exert自己了」，可是我能够就此放手嗎？若果我真的接受了那位年青的醫生底好心勸告而決定捨棄了潛修，我怕自己會就此瀾濁下去，變成沒有竹的俗人。

所以我雖也明白「把血化為墨水的那種苦處」(T.S.艾略特語)對我的神經系統將是一項如何沉重的負荷，但我仍管不了這許多。我不能平白地活著，無意識地活著，成為Edward Albee無情的筆鋒下那個靈性滅絕、感情麻木，只能做工找金錢的工具。瑪拉末(Malamud)是對的：我們死得這麼快，這麼無助，所以生命一定要有意義。而純粹爲了錢而生活的生活，我寧可不要；寧可現在就死去。

我是感激妳的。妳的離去在無意中也帶去了我的一些年輕的愚昧與無知。梁祝式的哀淒、墳上翩翩而起的蝴蝶，只使我想起辜鴻銘的辯子。如果妳以爲我的改變，是因爲失去妳的慰藉，毋寧說是因爲我不能擁有妳，而使我體認到生命原不如想像中那般完整無缺。七十年代的開始，到處都揚動着風塵，長亭揮別和淚相送無語凝噎云云只使自己顯得脂粉氣吧了。妳在音色上的造詣可使妳成爲第二個Licia Albanese，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如不那麼早逝，我可預見妳將得到這位偉大指揮家同樣的讚許。妳應在這方面更上層樓期更精湛的成就，而在這一大前提下，我有些後悔過去沒有更男性化地與妳淡淡的握別。也請不要因我那時表現的脆弱而把我想像成水晶那個「沒有臉的人」，我雖然有些蒼老，有些蹣跚，但也不會忘卻那道鑄着怒睛猙獰的門環底古典銅門，正是我要行抵的方向；而不論發生了一些甚麼，我都沒有埋怨。而爲了更固體化自己，甚至連我最鍾愛的桂冠詩人但尼生(Alfred Tennyson)在長詩In Memoriam的名句：

Be near me when my light is low.

最近我也決定把它自枕邊剝落。前一些時候我大概像花的孩子似地很胡鬧一陣，但我已經痛心疾首，誓誓再不能讓醜惡的感官享樂去無聊自己了。後來不知怎地，我又很仰羨周夢蝶的超然與夏目漱石的禪脫，但經過仔細的內省返觀后，我肯定自己擺脫不了三千紅塵，不可能把「最後一滴煩惱的血，凝立成紅玉，在古佛的金額上」(魯虹：虔心人)。我，我只能成爲我自己；不是過去那個把日子當作遠足的自己，而是沒有巴童但卻不乏貯句的錦囊底自己。我提起長吉並非

以 Cult of obscurity 為依歸，以超自然的黑衣人身份幢幢然出現，而是基於一項自覺，一種自知之明：自己再強也不能重演另一次七步成詩再扮一個倚馬之才。正如這位騎距驢獵句的詩人，我的詩和散文寫成的過程是艱辛的。有時在苦苦思索之後，往往仍逃不掉有筆無字的命運。雖則偶而靈思如蘇子所言恍若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壞就是壞在「不擇地」，至紛陳揚厲，要把它們整理成一堅實主體，真是費煞腳腦。但是慢火熬煎的出品，常常使我獲得精神上莫大的慰安。而慢火熬煎並非滲混世故的緩和，生產的慢亦並非代表思想的遲疑，在朋友眼中，我是激烈且憤怒如焚的。

我不知道你看了這篇文章會有何感受。會覺得我酷似王尚義寫「大悲咒」那樣地在預告着自己的夭亡嗎？但是我不懼在梯下走過會帶來不祥的，我做過不止一千件忌諱的事而不會去 Touch wood，而我的生活方式也絕不似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小說中那個艾麗絲小姐那樣的反常與不真實。不過在這兒，請原恕我妄言無狀，在藐視當代人的 so-called 公論與規法上，我和這位艾小姐倒是有些不謀而合的。正如緘默是不可能的（我的上一篇散文），妥協又何嘗可被默許的呢？這樣說着也許妳會罵我除了有了神經衰弱（一笑）之外，還有病情不輕的 megalomania 的傾向，但當「路總是這樣的坦向我，亦如，我之坦向路，亦如，踩着六朝的軟軟趕赴一頁盛唐」（向明：向南的路上），我還要畏懼、回顧甚麼呢？誤解和那許多扭曲了的印象，就讓時間的流水去為我洗淨澄清吧！且丟下陳舊的包袱走吧，走吧，籟籟落在我頭上、頭髮上的許或是讚語許或是唾罵，但我的步子畢竟是在跨向前了。

又如妳覺得我最近的散文，與過去或在「風雨飄搖的路」中的風格大相逕庭而詭異的話，我願意笑着告訴妳：那沒甚麼，我只是決意向那種湯湯水水的質地、開口見喉的姿態告別吧了。許多年前在妳我互相道別祝好的那晚，我記得我便會帶點長縮地告訴妳，我現在是愈來愈懷疑朱自清的「荷塘月色」「背影」是否真的那麼偉大那麼只供觀瞻不容置喙那麼登峯造極無可超越。只是那時我站得太

近，所以只是懷疑，現在我是有了一些透視的距離了，經過長期的思索、批判，我總算有些認知了。在這裡，我願意再笑着對妳說一句心坎裏的話：我是永不再跳那種稀鬆平常的八佾舞。不是不能，而是不屑。

還有，又若這篇文章的各主題（Theme）有奔放流竄的傾向，妳是學音樂的，我想解釋一下那只是如交響樂中各樂器的模擬，各種變奏（Variation）所產生的錯覺。我始終把持着一個方向，那些枝桠是從主幹伸展開來的。不辨蘆山真面目，只緣身在蘆山中，美學上的距離會使妳看到一棵蒼鬱的樹。顏元叔教授在分析晦澀與艱深時用「定向疊景」（Directional Perspective）說明一首詩層出不窮的意象，把讀者帶進一條林蔭大道，讓讀者的聯想朝着一個主要方向（General Direction）延展開去，不致四下迸散。一篇散文，特出點不在於它「散」、「散得像一盤散沙」，而是在於萬般散亂混淆中所呈現的整體與統一。「定向疊景」這理論我不但同意，且深深覺得如把這技巧運用於散文，必能使作者收得駕駛自如的好處：既可隨意蔓衍、自由發揮，且亦可「提醒」自己（我不用「約束」二字，因為這兩個字眼有太多「不自由」的含義）不致中途離經叛道，寢寢然乎題外。我目前的散文就是在作這種努力。至於「風雨飄搖的路」所收各篇，弊端倒不在此，那些篇章不是因為漫無目的、四面伸展致成支離蕪雜，而是在文字的運用上、題材的選擇上、與思想的表達上都純屬「中學生」的階段，一言以蔽之，比蠅量級更輕，質簿量少也。把那本書拿去付印時，我是高興得太早了，現在重讀起它來，再「想當年」，除驚詫於當日的幼稚，更為自己浪費紙張油墨、而更重要的平白耗費了讀者的時間精神感到不勝惶恐。「風——」那本集中除了書末數篇尚堪閱讀之外，其他的至多有資格被編入中學生作文參考一類的書籍中。但就是「醉酒的年代」、「佇立者」……也只是數關練習曲吧了，我是自從「孤獨的雲」以後才開始從事奏鳴曲協奏曲一類的製作。這段日子以來，我都拼命地在掙脫，在自我錘鍊；磨礪以須，只望及鋒而試。妳大概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在妳赴德 Berlin Musikhochschule 之後，這幾年來我作了這麼重大的自我振刷吧

在感激之餘，我仍不會忘了向梁祝式的哀調說再見。「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原諒我用這一句平常的詩爲我們一段不平常的交往下一個註脚吧，不爲了甚麼，只爲了它內容的貼切。我近日剛讀完了菲律賓的一位詩人南山鶴的集子「戀的哲學」，他在序詩中會這樣地咏嘆：

沒有誰能在戀的境域中贖回自己
沒有誰整個回來

但是，畢竟我是贖回自己了！不是以那株芝蘭一生的眼淚，而是以藝術與情愛的換位，思想的移情。在這篇以前，我寫了三篇類似的文字，無以名之，姑題曰感情小葉，而本篇將是最后的一片。

是的，最後的一片。而它是楓的象徵，願它恆標示着在某一個冷肅的秋季裏它曾一度迸放罕見的紅！

朱牛人

圖案 (小說劇)

劇台的兩邊及背景是假設的牆。牆上貼滿各種語言的報紙。報紙是新印刷出來的。

台頂上有六盞光度強弱不一、不很明亮的電燈。電燈是毫無計劃的、不高不低的懸掛着，因此形成台上光綫不均。

台後某處，一直傳出很响亮的「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台上有一架電視機及一張兩邊有靠手的沙發。電視機及沙發置放在後半台較右邊，斜斜的向着後右角。沙發上坐着一假設爲青年的人。因爲他的身體陷在沙發內，而臉部朝向右後角，因此只可看到他的黑髮從沙發靠背後浮上來，只可看到他的右手很規矩的放在沙發的靠手上。看不見左邊的手。他坐的姿態看來很懶散、一雙赤脚伸得長長直直。

他是假設地在觀賞着電視放映的節目。

電視的螢幕上映現着一幅很複雜的圖案。

一分鐘。

兩分鐘。

某處，不停的「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三分鐘。一四十五歲婦女從左邊一個小門進。她是個很普通的女人。她手執一手帕，不時用手帕抹眼角，因為她在哭泣、流眼淚。她臉上的表情是悲傷痛苦的。她上台，緩緩的走到沙發後，聲音噓噓地說。

「他——他已經——。」

婦女又很傷心的嚟泣、抹眼淚。沙發後沒動靜。半分鐘後，婦女無可奈何的轉身，往左邊門下。

台上沒動靜。沒動靜。

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一分鐘後，台上燈光漸暗，到全暗。

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電視螢幕上的圖案沒變化。

過了一分鐘。台上漸漸光亮。

沙發靠背後浮出一頭黑白相混的髮。靠手上有一隻屬於中年人的手臂。

電視螢幕上的圖案沒變化。不過，電視機上有一層薄薄的灰塵。牆上的報紙跟前前一樣潔白。不過，有一層薄薄的灰塵。

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電視機及沙發的位置沒變動。

一分鐘。兩分鐘。台上燈光漸暗，到全暗。

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過一分鐘後，台上漸漸光亮。

沙發靠背後浮上一頭雪白的髮。靠手上有一隻枯瘦的手臂。

電視螢幕上還是一幅同樣的圖案。沙發及電視的位置不變。灰塵

厚了一點。

一分鐘。兩分鐘。台上沒有動靜。

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台上燈光漸暗。到全暗。

一分鐘後，台上漸漸光亮。

沙發上坐着一副骷髏。骷髏面向電視。骷髏的脚伸得直直長長。

他那無肉的手放在沙發的靠手上。兩根手指骨掉落在地面。

電視螢幕上映現一幅同樣的圖案，圖案很複雜。沒有變動。

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灰塵更厚了點。

台上只亮半分鐘。漸暗，最後全暗。

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一分鐘。兩分鐘。

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漸漸光亮。

台上甚麼都沒有。兩邊的牆是白色的。背景是一幅巨大的圖案：那是電視螢幕上很複雜的圖案。六盞電燈很齊整的排成兩行。燈的光度一樣，也比先前亮。台上光綫很均。

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一會兒。

完。

（滴搭——滴搭——滴搭——滴搭——滴搭——）

【二月四日】

面 夜

陳政欣

我知道

有條星河，在我雙腿間流去。雙楫划不出聲音。空間與時間。星河浮沉着地球的太陽系。空曠與寂靜，星河流盡億萬星雲。億萬星雲，億萬宇宙，我的雙楫，划不出任何聲响或者回音。

我不知道

星河流出何處。

面對星空，我想：

時間，我老去，對初開的花不再感動，漠視

太陽死亡的悲劇。時間，壁縫在裂，裂出空間。空間，無底的洞，星河的源頭或出口，我雙眼空茫，雙手撈不着一點實質。而你說遍野燭火磷光，有鎗聲在响。

我知道。就這麼

我讓地球太陽星星及銀河系們所匯成星河在雙腿間流去，苦難永恆，空間及時間構成黑暗。

這時鐘聲在耳廊迴响。

艾文

沙漠象徵

(外一首)

煙霧層層的迷惘中
有一座古老傳奇的
城堡
引誘他

他渺小底家族沒有姓氏
所以經年流浪 流浪
在域外紅滾滾的風沙

陳舊和疲憊底身影
且背着幾許破碎的謊言

他依然 挑着搖曳的燐燈

恆在徘徊

尋找 一些甚麼
正視着自己

一如慾悶的叫春貓
在荒茫的

沙漠

走着 喊着 走着 ……

月

群犬狂吠
奈何

冰寒的月
坐在礮台上
咀嚼草

白皚皚的血腥
無情地

自他精巧的口腔
潺潺溢出

草——命給月吃
人——歸草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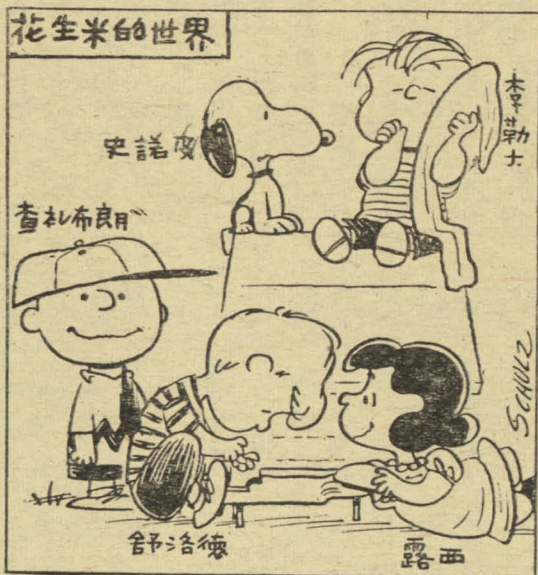
而那時
你自縊的亂鼓聲中
躍出

一束
蒼白修長的
黑髮 愕然
垂掛在冥冥的天空

註：「黑髮」為小林正樹「怪談」裡的一則。

牧羚奴

花生米 的 世界



蘇爾茲 (Charles M. Schulz) 的連環漫畫「花生米」(Peanuts) 中的主要角色，已跟隨着漫畫的廣濶流傳而成爲世界性的人物。蘇爾茲的每日讀者約有九千萬人，全世界共有一千種的報紙雜誌刊載「花生米」。「花生米」被拍成電影電視劇，搬上舞台，被送上太空船，被印成一條童裝的背心，被製成一個浴室的肥皂盒，以及各種各樣的賀年卡生日咭聖誕卡。一部以幾個小小人物和一隻小狗爲中心的連環漫畫能成爲許多知識份子的心愛讀物，並引起許多嚴肅的批評和討論，這漫畫必然不是一般普通的漫畫。

「花生米」中的主要角色是查理布朗 (Charlie Brown)、露西 (Lucy)、李勒士 (Linus)、舒洛德 (Schroeder) 和小獵犬史諾皮 (Snoopy)。蘇爾茲以他的生花妙筆，

把這幾個角色塑造得活靈活現，極是成功。

主角查禮布朗穿着有大齒圖案的上衣，有一個圓滾滾的頭。「喂，查禮布朗，那是你的臉呢？或是你躲在一粒球的後邊？」人家都聽他的全名，從不聽他查禮，或布朗先生。他不像自己所想像的或是別人所經常形容的那樣軟弱無能。他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類，好心腸，慷慨，易犯錯誤，更甚的是，他是個天生的失敗者。他不會放風箏，他跑來跑去，結果是風箏放他。因此，他恨那株吃風箏的樹。他手持風箏，恐懼地對它說：喂，你這骯髒的吃風箏樹，冬天夠長吧？你好像很餓的樣子。樹張大了嘴巴，你想吃這個風箏是嗎？我恨你，你餓死吧，我才不管呢。樹拉長了嘴巴。你就哭吧，我才不會同情你！李勒士把他拖去找露西這個精神病醫生，露西說：「帶你來的那個人說你對着一株樹講話？」他玩棒球，可是從未勝過一回。他頹喪，悲苦，自己可憐自己：「沒有人喜歡我。在整個世界上我沒有半個朋友。我不會玩棒球，我不會踢足球，我不會玩四色板，我甚麼都不會。我徹底失敗。」問他是在那個不對的位置上，他答：「地球。」問他這樣失望有多久的時間，他答：「六年。」（他的年齡）史諾皮是他的狗，當史諾皮在菊山小狗場中因為要對小狗們發表演說而引起一場暴動之時，查禮布朗急得對電視大哭起來：「可憐的狗，我的可憐的狗啊，他陷入菊山小狗場的一場暴動中了！」

查禮布朗的開天闢地的悲哀沒有一刻得到鬆緩。他會有過短暫的快樂，那是他的妹妹出世之時，他在電話上得到消息後，高興地叫道：「我是個爸爸了！我是說，我爸爸是個爸爸了！我是個哥哥。」他的快樂是短暫的，那個刁蠻潑辣的露西給他澆了一盆冷水：「我想人口過剩在你來說永遠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當他躺在牀上，為自己決心不讓史諾皮睡在家裡一事感到高興之時，他的惻隱之心又來了，他穿着睡衣跑到屋外，在月色下，陪史諾皮躺在狗房的頂上。

像所有的失敗者那樣，查禮布朗的苦惱是由於他不能適合生活的邪惡。那些恐怖的女孩子利用他作靶子：「你軟弱，你是一隻水母，你愚蠢，你無知，你有一張笨臉。」音樂家舒洛德批評道：「可憐的查禮布朗，我知道那些貓又再利用你來磨利他們的足爪，嗯？」

露西是個任性，自負，愛虛榮，好勝，狡猾，自私，專事欺壓別人的女孩。她深知自己

不會討人喜歡，可是她想「不喜歡我？每個個都不喜歡我，這樣可能？世上沒有一樣討人厭的東西。嫉忌，也許是……是的，這我了解……可是不喜歡我？不，那是不可能的。」她時常怒張着臉，她的作為經常給別人帶來苦難。當李勒士問她為何她老是那麼别扭？露西馬上轉怒為笑，笑得使李勒士感到恐慌，並且說：「我想你是想要有個帶有病態美的好女孩來做姐姐……」說罷，一巴掌掃過去，打得李勒士四脚朝天。當查禮布朗向她讀出一項消息，說今日的地心吸力已比往年減輕十三巴仙，露西馬上問道：「那是誰的過錯？」查禮布朗答：「誰的錯？那不是誰的錯……」露西高聲說道：「甚麼不是誰的錯！那必須是某個人的錯！某個人必須負起責任！」然後她大怒起來，要查禮布朗去「找一個代罪羔羊」！

這就是露西。可是，露西也有剋星，那就是貝多芬的崇拜者舒洛德，或者，當史諾皮發起花癲時，手舞足蹈地往她的臉孔亂吻一通的時候，這條狗的香吻也是她的剋星。露西從不敢真正去觸怒舒洛德，而且，由於舒洛德對她的冷漠，常常使她感到絕望。她對舒洛德的迷戀永遠得不到對方的共鳴。舒洛德只迷戀藝術，跟現實主義的露西真是格格不入。當他在那座玩具鋼琴上彈奏古典音樂之時，大家之風便流露無遺，其他一切都不在他的眼裡。貝多芬的生日比他自己的生日來得重要。當他向狗吹口哨的時候，他吹的是貝多芬的F小調奏鳴曲。他不能忍受任何對貝多芬的誤解，無知和詆毀。他的心隨時都會發出對貝多芬的敬仰之聲。

舒洛德在音樂方面的智慧，遠遠超過他在其他方面的發展。他的對照是李勒士。李勒士是「花生米」中的一個感情遲鈍而智性特別早熟的知識份子。他的苦惱是缺少安全感。唯一能够使他免於陷入心靈混亂的東西是他的毛氈。所以，他左手中的毛氈跟他是兩位一體不能分開，他含住右手的大拇指，雙眼緊閉，在那裡鞏固自己的心靈。獵犬史諾皮對他的毛氈很感興趣，牠覬覦那張毛氈已久，當牠無聲地挪近李勒士的身邊，吊起眼睛，向李勒士的夢境無聲地張開嘴巴，李勒士很敏感地覺察到那種威脅他，閉着眼睛對史諾皮恫言：獵狗，你胆再挪近毛氈一步，我就敲扁你的鼻子！可是，有一次，史諾皮終於壯着胆，轟一聲衝過去，搶走李勒士手中的毛氈。李勒士驚得每根頭髮都直立起來。他氣極敗壞地衝到狗房，舉起史諾皮的餐碗，對牠說道：「你不交出毛氈，你將永遠看不到你的餐碗！」那條狗被他嚇壞

，把毛氈丟給他，心想：「我做夢也沒想到他會玩得那麼臭！」毛氈之於李勒士，像餐碗之於史諾皮，是兩位一體不能分開。雖如此，李勒士依舊是「花生米」中思路最為清楚的人物，他經常提出一些「切中時弊」的問題，比如菊山小狗場的那場暴動，李勒士從報章得知那是由於戰爭的狗類的原故而想到狗類的一些困難，很明顯的，他以為，有一些狗被送到越南，一去不再回來。他以為：「母牛跳過月亮表示農場價格的上漲，而茶館跟湯匙逃掉則是指消費者，你同意嗎，查禮布朗？」查禮布朗答道：「我不知道。我不敢假裝自己是個先知文學的學生。」他問露西：「爲甚麼樹一到冬天就沒有葉子？」露西討厭地說：「你專問一些蠢問題！」李勒士朗聲說：「即使是蠢問題也有答案！」他問露西：「假若有個非常聰明美麗的小孩在天上等着要出生，而他或她的父母決定他們有了兩個孩子已經够了，那將會怎樣？」露西答：「你對神學和醫學的無知是驚人的！」李勒士答：「我還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史諾皮是「花生米」的世界中最爲傑出的形象。牠之所以與衆不同首先是因爲牠是一條小狗而不是人類，可是，牠跟人類一樣擁有一個會思想的腦袋，因此，牠是世界上第一隻會爲自己的本體問題苦惱的獵犬：昨天牠是一隻狗，今天牠是狗，明天牠也將是一隻狗：「我想不通爲甚麼有些出生成狗有些出生成人……這根本就是機緣，不然是甚麼呢？有時候，這件事看來真不公平……爲甚麼我就應該是幸福的一個？」牠又想：「我厭於跟狗類交往了！如果我是人類，我連一條狗也不養！」當牠的主人查禮布朗去渡假之時，牠跟李勒士住在一起。李勒士告訴牠別讓露西來麻煩牠，「因爲牠的吠唱比牠的咬嚙來得更加可怕」，史諾皮心中感到不爽：「我討厭那種措詞！」露西穿了一襲新衣，要史諾皮滾開，因爲「你全身都是狗毛！」史諾皮想：「牠究竟是要甚麼，要羽毛？」

其次，蘇爾茲在給這隻狗予才智的同時並沒有給牠說話的能力，因此，史諾皮的那個廣濶的心靈世界，永遠不能跟其他人類取得全面直接的溝通。史諾皮的思想與其對象的語言永遠不能協調，可是，漫畫家却通過這樣的安排給旁觀者清的讀者提供一種有趣的啼笑皆非的神經兮兮的充滿巧詞的機鋒畢露的娛樂。史諾皮是啞巴，假若牠沒有那種上智的阿Q精神，牠將會痛苦。有一次，牠假裝兇性大發，把「花生米」中的主要的人物都追趕到一個地點集

中起來，然後自鳴得意地想着：「我是一隻很好的牧羊狗。」有一次，牠生病了，查禮布朗帶牠去看獸醫，牠必須在醫院過夜，以便作X光的檢驗；牠被關在籠子裡，他想：「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傑出空軍戰鬥員，他被囚在敵人的監牢裡。」牠接受關節注射查禮布朗隔日來接牠回家，他跟院方的人員說：「是的，牠是一隻奇怪的狗，不過，我們喜歡牠……」史諾皮站在一邊，悲憤地搗住牠的上臂，想道：「雖然遭到不能忍受的刑罰，牠還是拒絕向敵人透露任何情報！」

牠躺在那間小小的狗房頂上，對生活感到厭煩，感到這樣單調的生活必須改變，牠於是把頭尾對轉過來，就心安理得了，牠就是這樣阿Q的一隻狗。此外，他也變幻想，以逃避作爲狗這種局限的現實，他幻想自己是一隻企鵝，老鷹，一個海怪，一隻北極熊，恐龍，天鵝，一個魔鬼，一條蛇，鱷魚，一隻狼，犀牛，猩猩，長頸鹿，以及一隻即將沉沒的船的船長。

史諾皮最爲讀者所熟知的幻想是：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傑出空軍戰鬥員，牠的精神上的敵人是Red Baron。蘇爾茲顯然是以德國空軍戰鬥員Baron von Richthofen來作藍本，給史諾皮製造了這一個假想敵，藉此抒發作者的情感。史諾皮戴着飛行面罩，牠的小狗房變成戰鬥機，牠在執行任務，牠被擊下，回到現實中來，牠想：「Red Baron。終有一天我會擊敗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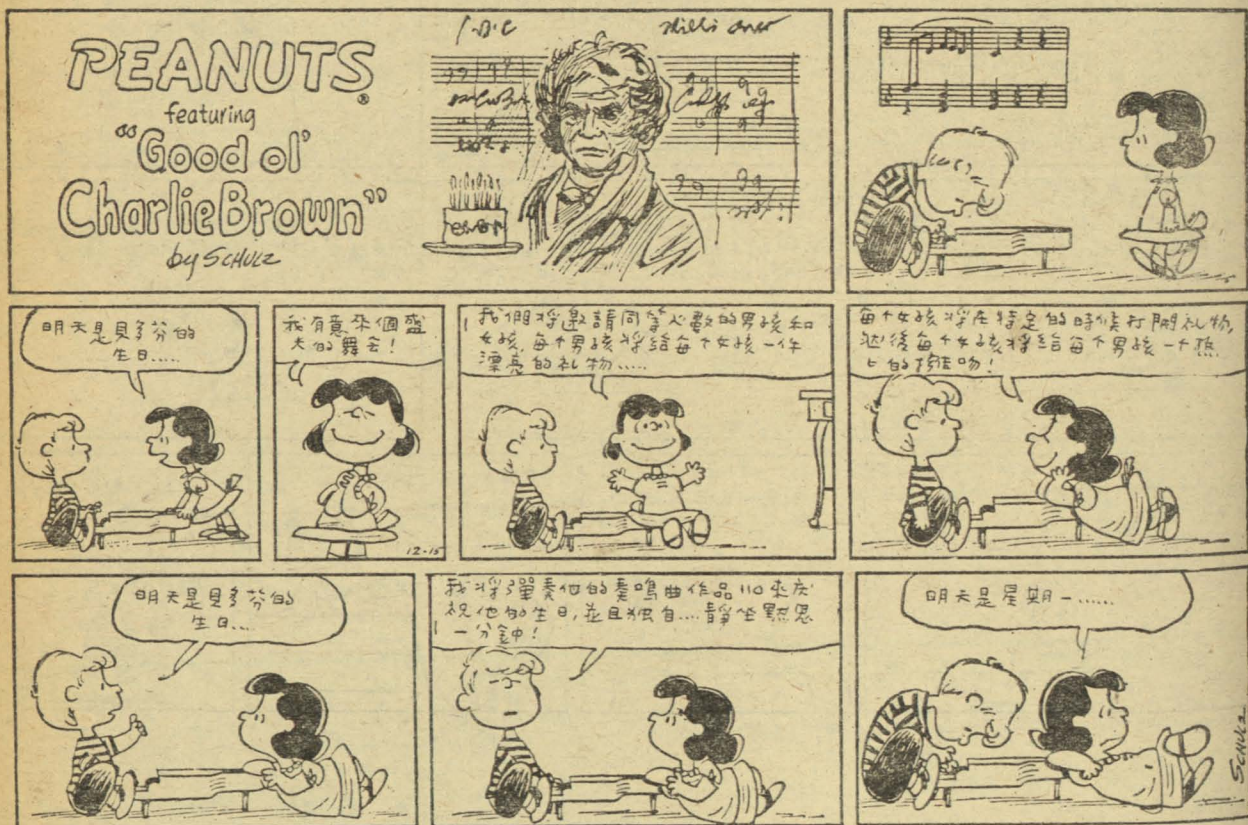
牠是世界上第一隻害怕蜘蛛和貓的獵狗，第一隻登月的狗，牠會臉紅，會寫小說，喜歡作日光浴，一到長草叢中就有恐懼感，牠是世界上唯一的擁有地產的狗，並且在牠那小小的狗房中掛了一張荷蘭畫家梵谷的畫，也擺了一張撞球桌，牠望着空中的一片落葉，頻頻對落葉發出超現實主義的微笑，葉子落地，牠終於覺得：「落葉並不很友善。」

「花生米」中的配角雖也有令人叫好的表演，但是出場的機會與上述幾位比較起來究竟還是不多，這些配角包括那位希望哥哥是英雄人物的查禮布朗的妹妹沙麗（Sally），那隻聽了史諾皮的「獵犬旅行記」以後不停嘻笑的小鳥勿士托克（Woodstock），那隻好似抽了大蔴而用飛翔來描繪迷幻過程的蝴蝶，以及那個把數不盡的年代的塵埃都集在自己身上的髒小子「豬欄」（Pig-pen）。

「花生米」作為一種美國式的幽默畢竟還是罕見的，作者蘇爾茲是個罕見的奇才。蘇爾茲創作「花生米」並不只是為了贏得一些空洞的笑聲，正如Richard Boston所說的，「花生米」是廿世紀中期的富有代表性的人物，這時代就是奧登所謂的「焦慮的時代」。「花生米」的成功，得力於作者的修養不少，蘇爾茲的文字修養，單從獵狗史諾皮的小說創作就可一目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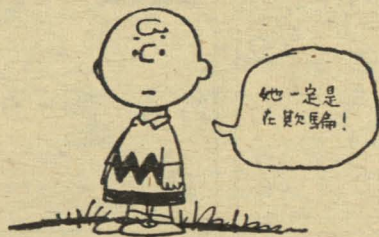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稿

■本文取材「花生米」漫畫及Richard Boston的The Ordeals of Charlie Brown一文，該文原刊New Society·Dialogue雜誌於一九六八年加以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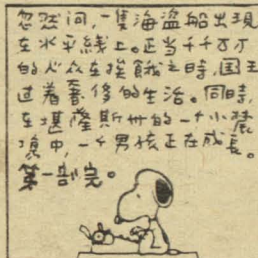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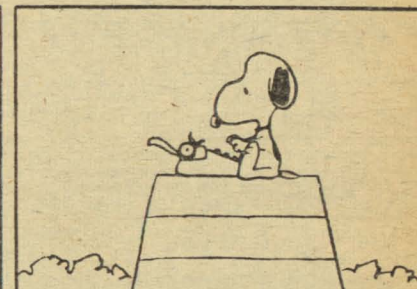
PEANU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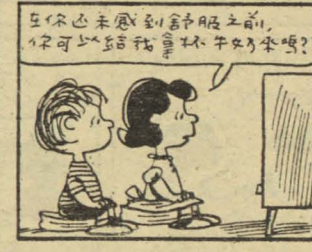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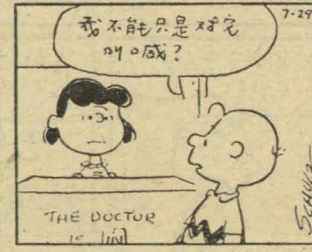
featuring
"Good ol'
Charlie Brown"
by SCHULZ



PEANUTS

featuring
"Good ol'
Charlie Brown"
by SCHULZ





如是說

陸離譯寫



編者按：

本文原載於香港學生周報
九三一期，為補充對花生
米的深一層瞭解，故特轉載。

先學兩個例

一、小男孩在海邊築了個沙堡，有塔有牆有雉堞，很宏偉，很美麗。然後雨來了。小男孩站在沙堡的殘堆裏，想了一會，說：「這裏頭有個教訓，但我不知是甚麼。」

二、這個小檔口本來賣檸檬水，如今招牌上面寫着：「心理分析」。小女孩站在檔口內，聆聽主顧訴苦。一個金髮小女孩向她訴苦說：「我的問題是，我害怕到幼稚園去讀書。我

甚至不知道爲甚麼。我想找出原因，又找不到。」小心理分析家回答說：「人人均是如此，閣下豈有不同。盛惠五個大仙。」

日常生活的題材 新鮮雋永的幽默

這裏只是兩個例。更多的現代社會複雜情況，通過「花生」人物表達出來，亦同樣顯得好笑，而不是可怕。這些由舒爾茲創造出來的小孩們，當他們每天在報上以及每個星期日在漫畫版裏，把他們早熟的智慧展現出來，他們一個一個，在美國國內與國外的讀者心中，就全部活了起來，好像真有其人一樣。

但「花生」的成功還有另外一個因素。長久以來，連載性漫畫已逐漸過度傾向於戲劇性與超人性，不同的英雄表演着不同的英雄事蹟，曲折離奇，怪異荒誕。在這個冷戰世界裏，人們看都看厭了。「花生」剛好相反，它的題材源自日常生活，它的筆法清逸簡單，它的幽默尖銳雋永，結果，一九五零年之後，「花生」終於成爲另一支新漫畫的帶頭者，從新在日常生活裏發掘最現實的基本題材。像Walt Kelly的「Pogo」，通過一羣動物，向政治當局作出深刻的諷刺。Johnny Hart的「公元前」，懶惰的洞穴原始人、食蟻獸、被迫逐的螞蟻，紛紛向現代世界冷嘲熱諷。Mell Lazarus的「Miss Peach」，古靈精怪的小學生不斷使自以爲是的成人出醜。Mort Walker的「Beetle Bailey」，講一隻傻傻甲虫小兵，大大把軍人生活嘲諷一番。

感謝這一支以「花生」爲首的新漫畫，如今全美國一千七百萬份報紙，三百個連載漫畫，已不再暮氣沉沉了。本來一九五零年前後，電視初起，連載漫畫的讀者與廣告都曾一度給電視搶去。五十年代之後，一方面是人們對電視已經見怪不怪，另一方面由於新漫畫之崛起，如今連載漫畫可說已文藝復興。在這些新秀裏面，現年十五歲的「花生」，自是最受歡迎的一個。同日刊登的報紙，在美國與加拿大，共有七百家，國外七十一家。翻譯爲外國文字起碼有十二種，包括丹麥、日本、西班牙。有個名叫Robert Short的神學專家甚至在「花生」裏面找到許多神學的道理，寫了一本嚴肅的書，叫做「花生福音」Gospel according to Peanuts，又是暢銷書。

花生人物點將錄

一、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花生」的主角。如果舉行一個「全國最受歡迎的小孩」競選比賽，查理布朗極有可能做一個候選人。他頭髮稀少，終日皺眉，茫然面對着這個對他來說簡直太凶的世界。通常每一段漫畫都是一個新的教訓，完完整整，教訓他好心不一定有好報。當他打電話道歉他要遲些才來參加聚會，主人回答說：「甚麼？我根本不知道你不在這裏！」當他在一棵樹幹刻上他一個女朋友的名字，那棵太幼的樹竟給他刻斷了。當他難得獲獎，歡天喜地，銀杯上面他的名字最後發覺竟然拼錯。

二、查理布朗的主要虐待者，是露西Lucy van Pelt，一個黑頭髮的小潑婦，代表着現代社會所有野心勃勃的女性。名漫畫Pogo的作者Walt Kelly說，「美國生活，正是如此：無用的男人，野心的女人。」露西向查理布朗大喝一聲：「蠢材」查理布朗便整個人給喝得打個大跟斗。每次她騙倒他，她總喜歡說：「你對人性居然有無限信心，我佩服之至。」然後查理布朗依然每次都相信她不會騙他，又再度讓她騙倒。

三、露西的弟弟拉那斯Linus，可說是「花生」的知識份子，但他也有他的弱點：每次他失去他那條代表完全感的大毛巾，他就會軟倒在地，頭昏眼花。他說：「只吮大姆指頭而沒有大毛巾，那就像吃一個雪糕筒沒有雪糕。」他學識豐富，惟自小即被露西欺負。

四、小狗史諾皮Snoopy，徹頭徹尾是個享樂主義者。他跳舞，滑雪，跳繩，扮神扮鬼，終日懶洋洋躺在狗屋頂上晒太阳，可就是從沒想過要去捉兔仔。Frieda問他也許他應該去追兔仔？他說：「有些問題根本沒有回答的價值。」

五、金髮的舒路達經常在玩具鋼琴上彈奏出最艱深的貝多芬樂章。每年貝多芬生辰將至，他就捧着牌子在街上宣傳還有多少天便是貝多芬生日了。露西喜歡舒路達，他根本沒空理會她，於是她經常報復，又繼續低聲下氣追求他。（舒爾茲說，他本人更喜愛勃拉姆斯，他挑選貝多芬的原因只因貝多芬更偉大也更誇張。）

六、Pig Pen這個骯髒的小孩每次出現總是混身塵土，有本領在一條完全潔淨的街道上行走也揚起半天沙塵。他喜歡從褲袋裏拿出吃剩的橡皮糖請人吃，粒粒都是黑色。有一次

Pig Pen在小狗史諾皮跟前走過，史諾皮道：「人們說千萬年的沙塵都堆積在這個小孩的身下……」然後他細看眼前的陣陣沙塵，說：「哦哦，歷史展現在我眼前。」

其他經常出現的「花生」人物還有查理布朗的妹妹莎莉Sally，同學Vi，let，Party，Sherry，有着天然卷髮又十分為此而自傲的Frieda，以及時不時加挿一些新人。

名漫畫家Al Capp說：「花生」人物全部都是刻薄自私的小雜種。他們樂於互相傷害，這就是「花生」所以如此吸引人的地方。任何人在「花生」裏頭找到神學的道理，那人一定是個魔鬼的信徒。

也許是的。但舒爾茲熟讀聖經，這也是事實。可能舒爾茲對「原罪」相當敏感。他本人也承認說，他故意使「花生」人物顯得刻薄（mean），因為他相信小孩子是天生刻薄的。

查理布朗的影子

查理布朗經常失敗，受人欺侮，舒爾茲說，他自己小時候就是這樣。

一九二二年生於明尼波里斯，舒爾茲兩歲即被人戲稱Sparky（一個卡通人物）。他當然自小即喜讀漫畫，閒來無事并喜為「福爾摩斯」繪畫插圖并為自己的小狗Spike繪像（這狗該是史諾皮的前身了）。舒爾茲說Spike實在是世間少有的聰明狗，你對牠說：「Spike，去拿隻番薯來！」牠就會走到地窖去，啣一個番薯回來。

舒爾茲年少時讀書成績不大好，打球成績也不大好，唯一足以自豪的，只是他能畫。但他以小學生身份投稿到中学生雜誌，亦遭退回。他害羞，不敢與女同學交談，結果直到中學畢業之後兩年，才知道甚麼叫做「約會」。

舒爾茲沒有進大學唸書，他說，「很明顯我根本不够聰明。」

一九四三年舒爾茲被召入伍，學習開機關槍。到他在大戰最後數天終於碰到德國兵又向他們開槍，才發覺自己根本沒有上子彈。

戰後，舒爾茲回聖保羅與鰥居的老父同住。并入教。他說：「我當時是個好寂寞的青年，而聖堂正是個好去處。」一九四六年，他終於找到一份職業，在某漫畫雜誌社做書寫工作，并兼任明尼波里斯藝術學校教師。那兒他遇到了一位講師的妹妹Joyce，鼓氣勇氣約會她

，後來和她結了婚。

一九四八年，舒爾茲投了第一幅漫畫到「星期六郵報」，獲登。不久，又在聖保羅「先鋒報」獲得一個地盤，每周繪畫漫畫一段，名叫「小人物」，裏面亦有「花生」的早期主角。但終於壽終正寢。一來是「先鋒報」的編輯，稿擠即不刊。二來稿費低。一年後，舒爾茲問「先鋒報」的編輯：可以加點稿費嗎？「不。」那麼可以定期在固定位置刊出嗎？「不。」那麼不如就完全不畫了吧？「OK，隨你的便。」

但這大概亦是舒爾茲的最後一次失敗。一九五零年，無數次被其他Syndicate 退稿之後，「小人物」終於被曼赫頓的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接納，并易名為「花生」。舒爾茲反對，無效。

苦盡甘來

第一個月，舒爾茲獲酬九十元。第二個月，五百元。第三個月，一千元。從此直線上升。如今，他每年獲酬三十萬，加上其他「花生」玩意與「花生」廣告的版稅。

部份「花生」的早期讀者，他們已把「花生」看成幾乎是一種宗教，難免埋怨「花生」近年越來越商業化起來。但無論如何，「花生」亦有不斷進步，包括筆法更純熟，幽默更尖刻。露西的臉是越來越刻薄了，而且胖了一點，查理布朗的臉則不再是一個正圓，他顯然老成、滄桑了很多，雖然始終是個小孩。

獨裁的老闆

若問世間何時開始有連載漫畫？答案大概是一八九零年代。發祥地是紐約。當然你可以推溯至更早，十八世紀的倫敦，以至古埃及的壁畫，古希臘的瓶刻。

歐洲人讀漫畫，又較諸美國人嚴肅。一九六三年，羅馬一張共產報紙L'Unità 就分析過「花生」，說露西是個法西斯主義者，而全部其他花生人物都是可憐的「疏離」的美國人。

可是大部份美國漫畫家不管歐洲人如何想法，那是覺得漫畫大致上始終是一個有趣、賺錢的事業，其中成功漫畫家的酬勞經常有六個數數位。控制着這每年大約一萬萬元生意的

Syndicates（或譯「聯會」）一共有十二家大的，二百四十家小的——有些「聯會」甚至手上只有一個連載漫畫。「聯會」的工作，就是與漫畫家簽合同，購入版權，負責向報紙推銷漫畫，并設法說服報紙繼續刊登那些漫畫。

「聯會」吃利很深：通常是百分之五十。加上版權。如果作者逝世或停畫，「聯會」手握版權，可以請第二個人繼續畫下去。不特此也，「聯會」還有刪改之權，有一次某漫畫家在一羣少年裏加進一個黑女孩，「聯會」即將該黑女刪去，以免得罪南方的讀者云。

舒爾茲也遭逢過大同小異的情形。有時「聯會」會為查理布朗加上一隻黑眼睛（表示給人打了）。最近，當拉那斯的大毛巾終於反抗露西而生龍活虎自動撲向她之後，舒爾茲本來畫了一連八段，講這大毛巾發瘋起來，見人就撲。「聯會」總裁說：「太過份了。這變成怪獸式的幽默啦。」舒爾茲反對無效，就買了一條大毛巾（應該是嗶嘰毯），繪一怪獸於其上，E: Boo！寄給「聯會」總裁。總裁寄回「謝謝哈」，上書：「佢成日响辦公室猛咁追我。」

爲了保持「花生」的純度，舒爾茲難得離開他的家園，以免破壞了他那「平凡的生活」。但他居住的地方，顯然并不平凡。在三藩市北部一個廿八畝見方的地方，他與太太Joyce和五個孩子舒適的生活着，不抽煙，不喝酒。那兒有人工瀑布、網球場、騎馬場、壘球場、高爾夫球場、花園、泳池，以及一切小孩子喜歡的東西，他都買給他的孩子，因為他自己小時候甚麼也沒有。鄰居的孩子也整天來玩。此外他又養了五隻貓，四隻馬，三隻狗，兩隻烏龜，一隻老鼠。

舒爾茲相信漫畫應該提昇讀者，保持乾淨。由他帶頭的新漫畫亦顯然做到了一方面批評社會，關心時局，一方面不致在漫畫裏出售暴力與性。而在這許多正派的新漫畫裏，最成功最迷人的，自然是舒爾茲的「花生」（取材自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時代周刊」）。

雨聲更冷

衆山皆雨

我聽不見晚鐘

我立在風中

蘆花不定的白着

小徑曲折地爬上山

倦鳥飛入一片山影

我或知道

徐徐張開的傘

長長的濕髮

一片好遠好遠的田莊

都是靜得像山色的
雨聲

由東而西

高山族的野火熄了

傳統的鼓聲

却此起彼伏

那兒的雨像夕照

輕輕打在身上

那麼柔美及痛楚

是詩歌？是那數代

失傳的詩歌

如烟的流遍着

衆山

一九七二年春重修於台北僑大

「砰！」鴻仔把牌一攤。六番。做莊。全掃。

頭家嫂那張嘴又動了起來：「明知莊家四番，東風圈，你怎麼能够打東？」他坐在頭家嫂的對面，那雙眼睛迫視得他透不過氣來。他笑笑。他想，賭，必有輸贏，怕輸就不用賭。爲贏而賭，就妙想天開。

「你完全打怪牌，」頭家嫂那雙眼睛又逼視着他：「么九你不打，專打紅中白板，我被你累死了！」

他沒有想到自己會學打麻將，在四方桌上碎來碎去，碎去了一大把的日子。「你這次千辛萬苦的找到了一份工作，你就應該好好的做！」母親的眼裏有點兒潮濕。

「媽，我會的。」我把衣物收在一個手提袋裏。我應該會照顧自己。我已長大。我也需要獨立了。

「到了那邊，你就多沖點涼，天氣可熱得很呵！」母親是嘮叨呢？抑或是關懷？我已模糊。我也不是小孩。我說過。我想過。我會爲我自己而活的。

「喂！人家食胡啦！」阿發在片邊用手推了推他。他問食胡的頭家嫂多少？她說一個數目，他把子碼算了給她。他意識到頭家嫂那雙眼睛的惡意和那張臉上的冷漠。

八隻手在桌上搓着麻將，你搓過來，我搓過去。把麻將疊了起來，疊成一道

道的牆，兩粒骰子就在四道圍起的牆裏打轉，轉定了一個人的命運。

有時候他贏，有時候他輸。他初來這裏的時候，放了工，留在店裏沒事做，同事們就和頭家或是頭家嫂搓麻將。他就坐在旁邊看。他坐的位是桌角，可以看到兩個人的牌，每次他都爲這兩人的牌運提心吊胆。很好玩的遊戲。有一個晚上，他不是坐桌角看，而是坐正位，真正的去摸麻將了。他的手去摸牌的時候，會發抖。他老是爲未摸以前的那粒麻將担心，他担心摸過來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張牌？好與不好，都是注定了的。賭，就是這樣，我們要摸，總是摸那些黑黑看不見的東西。呵！人生。

上個又上個禮拜六我回家，母親問我工作情形怎麼樣？我說很好。其實不說很好也是很好的。因爲工作得很自由，不拘束行動的。不過，我會想到，把一件東西看久了，就會膩。工作也是。我也知道，我不能永恆的對着一種東西，我要走動，我不是死的。

「前幾天，大舅來，說阿輝去做工了！也是在你那邊，要十五分踏車。」母親說。

我說真的？其實，表弟阿輝要想自立，要想往外闖開一個天下。男孩子都是一樣，長大了，就是要飛的。

上個禮拜天早上我回家。母親問我昨晚怎麼不回來？我說跟大家談話，談到忘了回來。母親說大舅昨天來，又是講阿輝，在那邊染上了賭，賭派克牌，每个月的薪水都賭光，還向家裏要錢！」

他摸了兩個正花，他們都神色緊張起來。他牌術不精，想做全萬子，擺來擺去，就被頭家嫂看穿了！阿發打了個二萬，他喊砰。坐在他旁邊的排骨安說不要砰。不要砰就不砰了！結果萬子沒有做成，給人食胡了。頭家知道他做萬子牌忙得湊過來指指點點，說他早就可以食胡，排骨安被他鳥了一頓，說他是甚麼貨色，儘敢教人打麻將。

隔壁的查某來坐在頭家嫂的旁邊，頭家嫂向她吐苦水：「我連輸三盤，」眼

睛把他一掃，有意無意的：「我一心一意的想教出幾個徒弟來，將來就不怕三缺一，那知道教不聽，」眼睛又把他一掃：「專打紅中白板，我叫他留住，不要急着打，他說遲早都要打，先打不是先好，真把我氣死！」

哈哈！

哈哈。

他把頭低垂，臉色不會很好看，嘴是略略的笑開了。有一種欲哭的感覺從心底深處湧起；是一番的諷刺？一種的侮辱？抑或是一次的教訓？

「那位賣菓子婆中大萬可中飽了！」

我一到家，母親衝着我說，那份喜悅，像是她中了似的。

「中了多少？」我的語氣就是淡淡。漠不關心。却又問了。

「幾百幾千，誰曉得，人家是秘密的。」母親說時的嘴歪歪的，樣子不太難看。

大萬我買過，就是沒中過，不曉得中大萬的滋味是怎麼樣兒的；千字可就中過，中的次數是多，錢不多，算起來還得蝕本，一個號碼守它一年半載，要了回來的那筆錢，也就是自己丟了的那筆錢。雖然是不合算，但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是照賭不誤。

「要停手啦！這種錢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是我們的？財運真難！」母親咕噥了一陣，又說些甚麼的。

人不貪似乎不能成爲人。你貪生，當然是怕死，怕死就想到和命運賭一賭；人生何嘗不是如此，今天活得不快樂，總希望明天賭一個歡笑回來。

「唉，不賭了！」頭家嫂沒有子碼可算，她輸了。看她掏錢的時候和她的臉色一樣難看。

三個人在計算贏了多少子碼。他們贏不多。他覺得他不應該贏，那是一種痛苦的呈露，那是一場叫人心酸落淚的賭。他仰起了頭，時鐘是十二點十分，他打了一個哈欠，在一個小小的四方桌上，他是跌了一跤。

波蘭作家

占·覺特作品（兩篇）

也斯譯

蘆薈

昨天我到盧卡里素去。在路上我看見蘆薈樹。它們在那裏蕪雜的長着，說高大卻比不上康城的那些。

我起初生病的時候葵斯汀叫我的妻子每天三趟的拿一點蘆薈給我吃。她自己拿了一瓶來，我們孩子的育兒所那裏還有好幾小瓶。每天三次，我從那些厚厚的葉子上切下一點來，剔除它的刺，用刀把它切成小片再加上一點糖。葉子是厚厚的，在一層薄皮下面有一層綠光滑的膠質。我通常用刀來除去薄皮，汁液便從膠質層流出來。蘆薈沙律的味道則是又甜又酸，像一些中國菜餚。我的妻子安排好讓我每天吃三次蘆薈。以前葵斯汀的丈夫肺裏有一個胡桃般大的洞，但他吃了三個月蘆薈，肺裏的洞便縫合起來。

後來我被送進醫院裏。過一天我的妻子帶來一瓶蘆薈。醫院的院長把她的書房讓給我，所以我就自己有了了一個房間。我把那瓶蘆薈放在她的桌上。每天三次，我從它的葉子上切下

死亡

一點來，兩三吋寬的，把它切成小片來吃。蘆薈本來長得又茁壯又茂盛，可是日逐一日的它卻越來越像一個病人的樣子。初生的嫩芽是味道最好的；它們有最柔軟的薄皮和最多的汁液。我從頂端把它切下一半來，一個星期以後，那些切掉的蘆薈葉子看來就像切掉的手掌一樣。我從早到晚的看這些蘆薈，桌子就在牀前，到底，除了我以外，蘆薈就是這房間裏唯一的生物呵。我逐漸習慣了它。我不能繼續吃它了，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在吃人肉一般。正是這個時候，我發覺那些醫生懷疑我的病不僅是肺病那麼簡單。其實一開始我就已經知道了，我既知道又不知道。

過去這一個星期來我再次感到很想吸烟，尤其在早晨，當我開始寫作時，以及傍晚的時分。我戒烟已經有十三個月以上了。我對於原罪的存在和人性的墮落自有一套私人的證據。戒烟的過程至少去了一年；那是艱困、痛苦而又漫長的經驗。然後——一根香烟就足以弄得我前功盡廢，使人再吸起烟來。就像以前一樣。

當我初次抵達醫院時我還在吸烟，也許甚至吸得比以前還要厲害。R用英國香烟款待我。每天午飯前，他總是給我帶來一份報紙的新聞報告的。他是同一層的病人，住在公眾病房裏，就在我這個私人房間的對面。他不住的咳嗽、哽咽、埋怨氣管的疼痛。有些我們兩人都相識的朋友，探訪了他以後，走過來看我，說他是一個老肺病病人了。他逐漸感覺好點——不管怎樣，他是這樣說的。我住院的第三個星期他被送回家去，而當我還是在療養院的期間他就逝世了。他受够了。我另外有一個醫院的朋友，當我住院時給調到病病的部門去。他也是埋怨他的咽喉，他有氣管疾病，曾經檢查過氣管三次了。他很高興調走。到底他們在那邊是可以治療他的，他說。他試着欺騙自己。我知道的。後來我知道得更清楚怎樣去對付這類事情。

即使較早的時候我就應該承認一些事的真相了。可是我並不承認它們。我盡我的能力去

偵察事情，可是當我這麼作了而很接近真相的時候，我盡以我的能力去否定它。起先要每個人告訴我「是的」，跟着我要求他們反覆否認。

我抵達後第二天曉得自己不是在肺病的部門，或者至少在這裏留醫的病人沒有那幾個是表面上有肺病的。妹妹奇怪他們爲甚麼把我送到這裏，因爲我的病是肺裏有一個洞。我告訴她那那是因爲院長把她的房間借給我。妹妹相信了。

起初的時候我祇是害怕一件事。當我知道那不過是一個洞的時候便平靜下來了。我是這麼害怕另一件事以致對肺病毫無介意。我不能把它放在心上，或者嚴肅地看待它；一直都不能：不管是在手術前後當每件事都弄清楚的時候，抑或在療養院的時候，抑或後來在南部的時候。我一直在害怕那另一件事；當我知道它是一個洞的時候我鬆了一氣。一個洞並不是一件「那件事」。我對每個人說自己幸運。起初他們真的告訴我我是一個瘤，就在洞的上方。那個瘤使我擔心。我打電話給J和R；他們是我的朋友中最有經驗的肺病人。我知道瘤是要施手術除去的。我很害怕施手術。我總是想着到療養院去。我想像療養院就是有點像湯馬斯·曼筆下的「魔山」，有點像大學圖書館。或者至少也像一個夏令營。這就像渡假一樣，雖然不會是一個很長的假期。我會讀一點書，休息下，或者有點甚麼事情會發生。周齊克夫人會帶來一些小枝的銀色鉛筆。我洋洋得意的想着一所療養院的情形，終於給迷惑住了。所有這些都不超過一個星期，至多也不過十天。X光檢驗後的第十天我已經在樸卡街的醫院了。那是因爲瘤。我再害怕起來。我的醫生向我保證說毒瘤永遠不會跟肺病一起發生的。而我的肺裏有一洞，像李子那麼大小，在肺的上右角那裏。這些洞有可愛的、水果的名字。它們喚作碗豆、蠶豆、葡萄、櫻桃、榛果、或者胡桃。

在醫院的對面，在樸卡街分支開去的一道窮巷裏，有一座平平凡凡的三層樓宇。面對我窗口的是一所兩個房間的寓所，連着一個大的陽台。有一個小女孩整天在陽台上玩耍。她不會大過八歲，長得瘦小，有着美麗的頭髮。她整天都是孤孤獨獨的。她一定起得很早，因爲當我早晨走到窗前的時候——而在醫院裏早晨真是很早的——那個女孩子已經在陽台上了。老實說，我利用我的特權，在半睡半醒的時候量了體溫，或者根本不量，等到七點鐘以後拿早餐來的時候才起床。那個女孩子已經跟她的大哥哥玩着，或者做着家務了。她忙個不休：

洗衣、打掃、澆花、擦地板。她總是孤孤獨獨的。祇是在黃昏，有時很晚了，才有個年輕的婦人和一個男子回來。祇是很偶然的在下午寓所裏才有另一個女孩子，年紀比她大幾年的。她一定是在上學或者寄住別處，因為我很少看見她。

初進醫院時我總在窗前花上許多個鐘頭。我那時整天迷戀書本。我避開同伴：那時我在醫院裏不認識甚麼人，而且害怕那地方。醫院並不容納我，至少它的容納是慢吞吞的。事實上，我住在私人房間裏，已經避免了很多牽涉到別人的機會了。在走廊裏人們祇是談着疾病。這是我最怕的。我不想牽涉到裏面去。所有的朋友都警告我不要這樣。我聽這些話也聽厭了。

在我看來醫院仍然是有點不真實。真實的生活是在那邊，越過窗子的那邊。我仍然是屬於那邊，外邊，而不是在醫院中。所有別的病人，到底，是在這邊，不是在那邊呵。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都有這種感覺；我留在醫院的全部時間和甚至後來在療養院都是這樣。一個月，或者六個星期，也許；直至我第一次離去的時候。到了那時一切都顛倒了：我發覺我屬於這邊，不是那邊，外邊。

在療養院裏每個人都要遵守軍事化的紀律，要得到許可證才可以離院。我再度回到痛苦中，我惟一的希望就是上床睡覺。我祇在療養院裏才感覺安全。我的朋友們談着我不感興趣的事情。我跟他們談療養院。他們好奇的聽聽，然後又談回他們的事情了。我很高興回到家裏，跟家人在一起，但這祇不過是一陣子。家——這對於我是太厭煩了。我的妻子想告訴我關於我女兒的每一件事，我盡量避過這題目。我不知道。沒甚麼是我特別想知道的。真實是在那邊，不是在這邊。我對那邊的許多事情感到陌生。可是，當我再次回到療養院過了幾天以後，我開始再次希望得到許可證去了。但我那時已經知道那邊就是這邊，而這邊就是那邊。我知道我真實的生命是在療養院裏。

當有人來探訪我的時候是不同的，他們要走差不多兩個鐘頭才來到。這已經有足夠的時間使他們適應好來預備作一趟病牀旁邊的探訪，一趟療養院裏的探訪。他們惟一的目的是來看看我，他們來跟我一起，而且是「爲了我的緣故」。最初，他們給我探訪時間限制着。我卻想要延長時間，或者使我的訪客來得早點。我總是伴着他們走出大門，有幾次我甚至乘車

去喝一杯咖啡或者吃一頓午餐，不管有沒有許可證。有時我就從圍繞療養際的鐵絲網的裂隙那裏跑出去。

但是療養院和它的紀律繼續存在；它的規律性卻給我和我的訪客破壞透了。探訪是在一個我所屬的世界，而不是在他們的世界裏發生。乘車旅行到史惠特吃午飯是一趟逃亡，但也祇是從我的世界中逃亡出來罷了。所謂「逃亡」這字眼正包涵了我會在一二個鐘頭內回來這樣的意思。說起來，就只是這一件事使我想起「魔山」的：「那裏」和「這裏」的對立；以及當我離去後再回來的時候，像一頭受驚的野獸，惶恐着，回到我自己的房間才如釋重負的透了一口氣；把毛毯蒙上頭；那張毛氈的每一根纖都飽含着醫院中的疾病氣味。

但所有這些都是後來的事。當我住在醫院的時候我總在窗前化上許多鐘頭。在對面的屋子裏並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發生。祇是偶然有一對夫婦吵吵架。一星期裏有一兩次，一個男子去找住在二樓的年輕女子；或者那三個女子中的一個，也是住在那裏的，穿着睡衣跑去關上窗門。但事實上，對我來說，祇有對面的小孩子是存在的。她很晚才睡覺。她總是等她的父母回來，或者說等她的母親罷；那男子，我後來發覺，並不是她的父親。有時她們一塊兒坐在一張桌子旁；那婦人和男子總是立即到另一個房間去；就這樣的，那婦人穿着套裙走來走去，然後就急急拉下窗帘了。小女孩就帶着個重甸甸的生鏽水壺走出去陽台澆起花來。

起初幾天小女孩並沒有留意我；我不過是她對面這所大屋子的一部份罷了。一所醫院就像一所監獄：從下面、或者從對面的屋子看來，你只看見監犯和守衛，病人和穿白色制服的人。從外面看來病人和犯人都差不多的。當我試着喚她，她從陽台那裏跑開去，躲在房中好一陣子。後來她習慣了我在她對面的窗旁這一事實；在早上她跟我打個招呼，舉起手、或者她手中的囚囚來。但她一直都懷着介心，也不願意回答我說她的名字是甚麼。

所有這些都沒有繼續許久；至多二個星期。當然，醫院中的時間，就像監獄中的時間，是跟「平常」的時間大不相同的。甚至現在，事隔經年，我仍然覺得住在醫院的那兩個月是冗長的；尤其是開始的兩個星期，看着窗子對面的小女孩時。

兩個星期以後我趁一個年輕女醫生值夜的時候利用機會；她常常來我房中喝茶，從她口中我知道了我想知的一切事情。我告訴她我已經從醫院的醫生那裏知道了一切。這年輕的醫

生便證實了我真是有所擔心的那種病。隨後的三天我設盡方法來向自己證明那不是真實的。在這場爭論中我牽涉到好幾個人：我自己的醫生、我一個學生的父親，他是一個外科手術的專家、和麥斯汀——是她給我帶來蘆薈——和另外二位在X部光部門的朋友。他們都來探訪我，告訴我那不是真的。

三天以後我要求用鎮定劑，那種古老的溴化物、顛草和一些別的傳統麻醉藥混合物。我每天喝它一瓶，之後便沒有作夢了。每天我閣上書本以前都喝二茶匙。有時我就這麼睡了過去，手裏還拿着書本。

在那個「真相之夜」以後好幾天裏，我每天都兩三趟走到窗前。我向那女孩搖搖手，在那兒站上一刻鐘左右。我還在看着她，我依然對她的舉動感興趣。然後我就越來越不常到窗前去。有一兩次我甚至等到午飯才起牀。我只在午飯之後、探訪時間之前的時候才刮鬍子。這個世界突然地皺縮起來，再過多幾天，它不再存在於我的窗子以外了。

我還在這同一間房中住了三個星期，直至施手術時為止。在早晨和黃昏，爲了開窗關窗，我每天都要走到窗前。但我再也不見對面那個小女孩了。

我初進醫院的時候告訴過妻子關於那女孩的事。幾星期以後妻子問我那女孩怎麼了。我不曉得她指甚麼。我已經忘記了她的存在。「看，」我的妻子說，「她正站在陽台上洗衣服。可憐的孩子！」我想就是那時候我第一次明白沒有人能够逃過他的死亡的。

作者簡史

占·覺特(Jan Kott)是現代波蘭一位出色的作者、歷史學家、劇評家及翻譯家。一九一四年生於華沙，在該處讀中學及攻讀法律。一九三八年，藉華沙的法文學會的幫助，獲得獎金往巴黎就讀。一九三九年被召回國，參加了華沙保衛戰。後在一所大學攻讀法國語文，一九四七得語言學博士。曾爲「浪漫文學」及「波蘭文學」教授。一九五二年遷至華沙，在華沙大學任波蘭文學教授。他在波蘭的多份文學刊物上撰寫散文和批評。又從法文譯出沙特、阿拉貢和艾呂雅的作品。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莎士比亞是我們的同代人」，在英美及歐洲有多種譯本。該書會使他得維也納的赫特獎(Herder Prize)、一九六六年的新書是「蘆薈」，這裏所譯的二篇則出自該書。一九六六年間覺特曾到過美國，作爲耶魯大學的戲劇與文學的訪問教授。他作品的英譯散見於「常青評論」等刊物上。「死亡」一文曾刊於「常青評論」第四十八期。

張宇川

短篇詩篇

感情

宛如一道河域
披兩岸荆棘

明知有刺

許多人都願觸及 觸及以後

就此死亡

就此受傷

就此悲悵

都以無畏代之

却有一個信念

祈將話匣子戳破

從此有訴說不完的細語

相思

有一輪明月
映出一湖美麗
亦想映入我的心湖
它不知道
耶穌來訪的時候
要開門請他進來
當時就已經客滿了
自從臉上有很自然的芬芳以後
我就想起蝴蝶的舞姿
那一室晦暗被笑聲朗化
我的夢中就有一種牽連
牽連另一個芬芳
其實我心湖是能容納一切
但沒有人知道
那一個芬芳
就是一切

蝕

月光從夾縫透入的年代
牀第有一片苔蘚
土壤與陽光
全繫於那一盞
一盞小小的酒精燈
在清朝
許多人就會聞及它的腥味
那只是未經漂白以前
以前已是死神的黑袴袍
如今白骨成末
且坐化於無窗的囚室
絕非涅槃
只爲煙霧與針筒之間
欲修煉成一具骷髏

不題

在卡謬的書中
我找到了知己
異鄉人呵
我們本不該活着
當聖經翻至末頁

我必參禪

上帝去了那里呵

我們總不能到警察局去

像投報少女失蹤那樣

即使能够

只不過多了一宗懸案

溫瑞安

啊死亡

祂是一柄萬能的百合匙

在每個荒涼的子夜裡

壁上的貓頭鷹

就會看見

門悄然地開了

祂跨足進來

有人住在鋼骨摩天樓的

頂層，且有避雷針

卻死於一架高速的噴射客機的無意：

轟然崩倒，來不及一聲驚呼

有人血染沙場，回首間風雲色變

在某次盛大的點兵中
一隻黑鴉在他頂上飛掠
於是暮色在他臉上成長
塑成一座或坐立或畢挺或沉思的銅像

於是有人計劃着怎樣自焚於街道上
於是有人披長長的髮探下唯一的朔膠花
於是有人預言着第三或第四次不幸的日期
有人興奮地觀賞一場浩烈的火災
有人因爲一場械鬥的中止而惋惜
有人的假髮被一陣風吹去了
假牙脫落，陽鏡片碎裂在石上
你會發現那是一隻臉色蒼白如粉的獸

市區中正導演着一齣又一齣的掠奪
某種無比的力量在一輛撞向另一輛中進行
於是紅燈就笑得眼眸發光
一幕悲劇就產生了；而被掠奪的：
正是生命！

某人把紙幣都置入夾萬後
扣好了鑰匙，連連打了幾個呵欠：
就在安樂椅上歇一陣子吧
啊死亡卻即時爲他速寫
直至寫在一座墓碑上

有人在墳邊的草叢哀哀地哭着
傳說在不久以後：有一隻老狗
發現了一堆發霉的肉骨頭

當桃花被流彈劃毀嬌容時
陶潛的扁舟已沉沒於航空母艦下
有人衝殺着自己的兄弟（註）
有人絕望地哭着

「我並不認識你呀」

於是有人出來說着皈依
天堂畢竟是個好的去處
某顆溜彈把沾血的聖經震飛丈外
他終於夢見：
主俯首在但丁黑袍裏悔泣

這是一場必敗的戰爭
啊死亡，碩大如陰影
且善于圍捕、刼殺，行刑
夜色以威皇的步姿進行，啊死亡！

（註）：『有人衝殺着自己的兄弟』一句及變奏自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1899—1963）之「老人與海」中的一段
：『我不明白這些事，他想。但是，你們不必去殺死太陽、月
亮或星星總是件好事。必須活在海上，必須殺害我們真正的兄
弟，這已經足够了。』

譴責

「周老師，妳知道不知道？」梁姐習慣的側坐在兩張鋼檯中間的那集沙發椅下，兩隻臂肘就分攤在兩張鋼檯上面。

「知道甚麼？」我莫名其妙。抬起頭，她正用眼睛盯着我。心想：糟糕，這個鐘點的休息又算白待了。這疊厚厚的作文本，明天上堂要發給學生的，到現在一半都還沒批改完，怎麼辦？我倒並不是討厭跟她講話，只是她的話匣子一經打開，就直唱到上第二堂課時為止。如果辦公室內同時有兩位老師休息的話，那我還好一點；只用耳朵，不用眼睛，那麼手也不必停止活動。可是，我一個人人在辦公室，她說話的對象就只有我，我不但要用耳朵聽，還要用眼睜着她，間或還要用嘴吧去回答兩句。否則，她會認為妳瞧不起她是做校工的，根本沒把她的話聽進耳朵裏去。爲了怕她有這種不必要的誤解，所以，只要是我一個人在辦公室，我絕對的表示洗耳恭聽。

「李蘭萍有拖友了！」她把右嘴角朝上那麼一牽，對我神秘的笑了笑。

我以爲是甚麼了不起的事呢；這樣大驚小怪的。我不表示興趣的隨便問道：

「誰叫李蘭萍？我不認識。」

我一向不喜歡過問別人的閒事，對於學校的一切，我也是這樣；工作範圍以內的事，我一定把它做好，那些無聊的閒雜事兒，一概不聞不問，自己又是個嘴拙的人，根本不懂得說話的技術，萬一那句話說錯了，衝撞了誰，得罪人犯不上嘛！雖然我是如此想，可是，學校的任何一件事，就算是芝麻綠豆的小事，我都知道，譬如：校長和某老師手拉手去看戲啦！某老師去舞廳跳舞啦！某學生的父母打架啦！……使我聽得心煩。這些消息都是梁姐供給我的，她簡直像是我花錢請的私家偵探一樣。私家偵探的消息，都可能沒有她來得那麼靈通、可靠。

「噢！李蘭萍都不認識，哪！就是那個圓臉、大眼睛、長頭髮、左嘴角下有一粒大黑痣的學生哩！有妳那麼高了！」梁姐介紹人，有她一套，她能一口氣把被介紹的人的特徵，全說出來。

「喔——她是不是五A班的學生？」我一邊說，一邊把作文簿放進抽屜裏，把習字本拿出來批閱；習字本看起來省勁，不需要全神灌注，費那麼多精神。

「嗯——對了，就是她，她差不多天天都去拍拖。」

「人家天天拍拖，妳怎麼會知道？」

「我爲甚麼不知道，我放工回家的時候，常常碰見她。」

「妳看錯人了吧！她雖然個子長得高，年歲看來還小哇，而且，才讀小學五年級，不會的，妳一定看錯人了。」

「妳看妳，怎麼不信？妳以爲她的年歲小哇，跟她的男朋友拍起拖來，可親蜜了。」她對我的懷疑表示不滿。

「那麼，這是真的了？」

「嘿！當然是真的，難道我還騙妳不成！」

「唔——」到這時，我對她的話才提起注意，我開始覺得這件事不簡單。雖說她不是我這班的學生，但我也也有責任問一問這件事；我一向認爲，學校對學生，除了教授課本上的知識外，對於學生的品性、行爲，都不能忽視。

「費主任，我想向妳查問一個學生。」

「那一個學生？」她在我的對面坐下來。

費主任，是訓育主任，也就是五A班的級任。人長得肥肥矮矮的，客氣起來，滿臉都是笑容，眼睛笑的成了樂譜上的兩拍延長符號，嘴吧張得很大，連牙帶肉一齊展露出來，使人不能不對她減掉幾分喜悅。如果她要兇起來呀，那副尊容就別提有多難看了；細小的眼睛，盡量往大處睜，眼珠瞪得溜圓。腫腫的臉上，會因為她的動氣，肌肉變得有彈性。聲音大而粗，所以，學生背後給她起了一個綽號，管她叫「肥老虎」，見到她，就像耗子見到貓一樣，只要一看見她的影子，總想法藉故溜去。她班上的學生背地裏埋怨道：「唉！我們真倒霉，怎麼她來做我們的班主任。」

真想不到，她的班上居然有這樣大膽的學生，公開跟男朋友去拍拖。爲了怕引起她的火藥氣，我只得婉轉的打聽李蘭萍的事。

「李蘭萍。」

「李——蘭——萍——啊！是我那班的學生，妳問她幹嗎？」她奇怪的望着我。

「沒事，隨便問問。她今年多大了？」

「大概十四歲了吧！」

「她家裏的環境怎樣？妳訪問過她嗎？」

「怎麼沒訪，不過我訪她的時候，她不在家，只跟隣居談了一會，據說她一個人住在

裏。」

「住一間房？」

「不！住兩層的床。」

「她的家人呢？」

「不大清楚。」

做一個教師的，怎麼能說對學生的家庭情況，一點都不瞭解呢！我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明天放學，請妳叫李蘭萍來見我，我有點事跟她談談。」

×

×

×

「周老師，妳叫我？」李蘭萍提着沉重的書包走進辦公室裏來，向我微微一鞠躬。

高班的學生，對於教低班的老師，往往都不是十分尊敬的，李蘭萍總算不錯了。

我對她點點頭，指着旁邊的木櫈：

「妳先坐下，等會我跟你一塊到妳家裏去一趟。」我一面收拾東西，一面偷偷的觀察她的表情。

她十分驚訝，也有點顯得緊張。

「周老師，妳……妳……要去我家裏？我和家裏分開住的。我……我一個人住在一邊。」

「

「那麼就去妳住的地方好了。」

「有甚麼事嗎？」她惶恐的瞧着我。

「啊！沒有甚麼事，因為費主任訪妳兩次，妳都不在家，她忙，沒空再去，叫我代她去一次，我怕妳又不在家，所以和妳一塊去。」我溫和的說，同時，用主任的帽子壓住她，爲的是叫她對我懾服，「妳住的地方還不遠？」

「不遠，過一條馬路就到了。」

收拾好東西，提起手袋，看看李蘭萍！她卻坐在木櫈上發楞，我用右手輕輕的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來，蘭萍，我們現在就去。」

的確很近，不够六分鐘就到了。

她住的這層樓，一共有五伙人家，還有兩張雙層床，人口大小總共二十個，够亂啦！兩張雙層牀安放在冷巷裏，李蘭萍住在靠近廚房的那上層。

「妳一個人住在這裏？」我和她同坐在下層的牀位上，開始和她談起來。

「是的，我一個人住在這裏。」

「妳父母呢？」

「住在另外一個地方。」

「爲甚麼不住在一起？」

「……」她不出聲，慢慢把頭低下去。

「說呀！告訴我爲甚麼妳一個人住在外面？」我拉住她的手，親切的說道，使她覺得溫暖，把我當姐姐一般看待。

「我媽媽不喜歡我。」說完，眼淚便撲簌簌的流了一臉。

「奇怪，那有母親不喜歡自己孩子的呢？」我不明白的說道。

「這個媽，不是親媽。」

「那麼妳的親媽呢？」

「她……她……」

「她去世了，是不是？」

「不！她跟一個男人走了，爸爸一生氣，就和現在這個媽同居了；這個媽好兇的，不准我上學，要我在家里燒飯，帶小孩，甚麼都做，還要罵我，我受不了，才搬出來。」她無限感傷的說。

「那麼，你的生活費，學費，都怎麼辦呢？」

「去我爸爸的工廠拿，另外我自己串一點膠花，勉強維持。」

「妳爸爸在工廠做甚麼？對妳怎麼樣？」

「做技術工人，對我也不是太好，他……他反對我搬出來，差不多要打我了。」她呶起那輪廓明顯的小嘴。

「那麼，妳還敢搬出來，妳倒挺有膽量和主意的哩！」

「周老師，妳不知道，我這個人甚麼也不懂，那裏還有甚麼膽量和主意哪！」

「妳毅然的離開家，一個人在外面生活，尤其是一個單身女孩子，這主意就不容易下呀！我笑着說，希望能引出她的秘密。

「妳不知道，這主意不是我出的。」

「噢——難道還有人替妳出主意不成！」我稍稍顯得驚異。

「嗯——一個朋友。」

「甚麼樣的朋友？男的？還是好的？」

「男的，很年輕，在一間英文書院讀書。」她的臉紅了，紅得很可愛。

「是妳的男朋友！他怎麼能替妳拿這麼大的主意呢？」

「他說，我父母虐待我，是不應該的，一定要我搬出來。」

「他有沒有想到，假如妳的父母，不准許妳搬出來，怎麼辦？」

「如果父母不准許我搬出來，就去差館告他們！」她馬上答道。

「嚇！真有主意！」我幌幌頭，十分驚駭的說：「妳爲甚麼這樣聽他的說話？」

「他……他對我很好，也很關心我。」

「所以，妳就很喜歡他啦！是不是？」

「嗯——」她的眼睛凝視着前方，像是夢囈似的，慢慢說道：「每當我難過的時候，他就想盡方法使我快樂，直到我高興爲止……他待我真好，從來就沒有一個人像他那麼待我好，我怎麼能够不喜歡他哩！」

「蘭萍，妳在戀愛了！」

「……」

「是不是常常出去拍拖？」

她點點頭，這證明梁姐的話是真實的了。

「蘭萍，看妳的年齡還不大嘛！」

「已經滿十四歲了。」

「十四歲的女孩子就開始談戀愛，似乎太早了一點，是不是？同時，學校也不准許的，妳知道嗎？」

「我的朋友說，如果學校對我干涉，就叫我馬上退學。」

我突然一楞，心想：這辦法倒真厲害，怪不得她這麼大膽，原來後面有撐腰的，一旦學校加以干涉，就給你來個退學，不讀書了，一旦學校加以干涉，就給你來個退學，不讀書了，難道學校還有權利去管她嗎？……啊呀！這男孩子可不簡單哪！這裏面一定有甚麼問題和古怪吧？

「那麼退學之後，有甚麼打算呢？」我進一步的探索道。

「他說，到時自有辦法。」

她那種深信不疑的態度，令我吃驚，我真替她擔一百個心。

「妳朋友家裏是幹甚麼的？住在那裡？」

「他說是做生意的，不知道住在哪裏。」

「蘭萍，妳們這樣要好，爲甚麼他不告訴妳，關於他家裏的情形和住址呢？妳不覺得奇怪嗎？」

「……………」

「妳們怎麼認識的？」

「有一次，我去一間書局買本子，他也在那裏買東西，便同我搭訕講話，這樣我們就認識了。」

我的天，這種認識的方法，倒很新鮮哩！我沉默了一會，然後很誠懇的對她說：

「蘭萍，妳的一切，我已經很瞭解了，現在，我首先要妳明白，我爲甚麼要來訪問妳，以及對妳問的那麼多，那麼仔細，主要的原因，就是爲了這個問題。妳知道嗎？這都是爲妳着想，爲妳好。蘭萍，當妳對一個人不夠瞭解時，千萬不能對他這份信任。社會上的份子太複雜，壞人多，妳看得見他們的外表，卻看不透他們的心，他對妳好，總是會對妳有所企圖。我知道，沉醉在愛河中的少女，對於旁人批評她的戀人，是不樂意聽的，而且，還固執的在心裏嚷道：『我偏要愛他，偏要同他來往，看我把他怎麼樣？』蘭萍，妳有這種想法嗎？雖然我沒有直接教妳，但妳總是我們學校的學生，我站在老師的立場，或者朋友的立場，向妳誠意規勸，希望妳能聽我的話，首先，妳應該搬回家裏去，然後，跟妳的朋友疏遠，專心讀書，將來才有前途，才有希望，否則，妳會墮落的。」

「周老師，我不能回去，不能回去呀！」她着急的說。

「爲甚麼？」我奇怪的看著她。

「我爸爸要把我嫁給那個在舊金山做事的表哥……」

「唉——」

我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家庭的環境，對孩子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蘭萍不過才十四歲，

太年輕了，還是個小孩子呢！懂得甚麼，那裏有能力承擔這一樁一樁的不幸，偶爾有一個人給予虛情假意的甜蜜，便如墜五里霧中，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了，這怎麼能怪她呢！

「蘭萍，明天下午六點鐘，我來送妳回去，讓我來同妳的家人談判！」

她睜大了眼睛，呆呆的望着我，張着嘴，不知要說甚麼……

×

×

×

「周老師，阿梁告訴我說，李蘭萍有男朋友了，而且，天天都去拍拖，妳看，這真是豈有此理，今天早上我問她，她全承認了，態度還那麼鎮定，氣得我大發脾氣，馬上記了她一個大過，以後不准再問那個男的來往……」費主任氣呼呼的對我說。

「我已經知道了，昨天我找她，正是爲了這件事。」我慢吞吞的說，心想：這件事給她一知道，就糟透了，可能我的心機等於白費。而且，蘭萍心裏一定以爲是我告訴她的呢，說不定對我懷恨在心。果真如此的話，這件事可就難辦了。

還不到六點鐘，我就去李蘭萍那裏，爬上那叫人氣喘的七樓，歇了好一會，才按電鈴，門開了。

「找誰？」是一個接近四十歲的婦人，背着一個小孩。

「謝謝妳，我找李蘭萍。」我微笑着說。

「啊！她搬走了！」

「幾時搬的？」

「下午搬的，現在還不到兩個鐘頭呢！」

「這麼快，她一個人搬的嗎？」我詫異的問。

「還有一個男人，她說是她哥哥。」

「啊！對不起，麻煩妳了。」

「我退了下來，混身沒勁。她到那裏去了呢？李蘭萍的影子，在我腦子裏轉來轉去，我應該昨天就送她回去的，想不到她走的這麼快。」

×

×

×

校工拿了一封信，放到我的桌子上，我很奇怪，誰會寫信到學校裏來呢？字跡生疏，看

不出是誰寫的，我撕開信封，抽出薄薄的一張信箋，上面寫着：

「周老師：

首先我要求老師替我保守秘密，不要對任何人談起我的事。

妳雖然沒有直接教過我，但是，我每天都見到妳，有時，妳來我們的教室檢查清潔，同學們都那麼歡喜的喊着妳，妳總是那麼笑容可鞠，溫柔和善，不像費主任那樣對學生亂發脾氣，不給人說話的機會，真是可恨。

妳對我真好，那麼關心我，我幾乎為妳說服，但結果還是令你失望，恐怕妳還不知道，費主任第二天，大罵我一頓，說是梁姐告訴她的，我天天都去拍拖，並記了我一個大過，我一氣就退學搬家了，令妳空跑一趟，我搬後覺得很難過，請妳原諒。

現在我卻非常後悔沒有聽妳的話，我的朋友的確不是個正經人，他介紹我去跳舞，開始我不肯，他便威脅我；倘若我不答應，他就要把我賣去做妓女，真沒有想到，他的態度變得那麼快，現在好兇的。老師，妳不必為我難過，這是命運啊！兩個多月來，我都是過着沒有靈魂的生活，我已經漸漸的習慣了。最後祝妳快樂

學生

李蘭萍鞠躬

.....

我的眼淚不知在甚麼時候淌了下來，我非常難過，我深深的譴責自己，為甚麼我不能及時將一個行將墮落的人拯救呢？

飄貝零

一瓣心香

——寫詩人南子

嚼爛的山橄欖溶化成一顆甘露

聽 他的歌聲嚇走塵埃，他的厚愛

滲析造化

已練就一種天眼

見你忽略的，曾跟他親密如情侶

他賜予它們生命

偉大之愛

淡入淡出。跌碎

幾粒溶解的粗鹽

有一個母親正在沉思

當男性的嬋嬋招呼綠浪而望兀牛羊

美草羣向一隻黑鳥歡呼

他非迷信的姥姥呵

那只是一盞油燈，哦，蒞臨吾土

隱沒在漸見長高的色覺內

沒有噩訊傳達

假如黑鳥獻贈他一塊墓碑

他不會咀咒的。他愛生命

潮濕的氣候無法浸蝕他的傲骨

若他苦忍一切的侵犯

怒燄無能焚燬冷靜的頭

詩人以佛心默契一切流形

他保持一定距離的認識

他恆是那無形的化身

另一個上帝是半個女人

比第一個上帝偉大

所以罌粟花的香氣自動地塑造一個臉孔

擒拿手迸射異彩

隨便一絲天籟

皆可以找到他，他的慰語

他的鼻子寬恕所有的氣味

火懼水

月光囚禁對夫的香水

以及裂痕的聯想等

啊

設若他把愛情濃縮成一枚戒子的形狀送給妳

幸福的女孩子呀

拏一片葉子給他，或一粒

鵝卵石

抑或一粒山橄欖呀

伙伴

詩是否一枚勳章？伙伴

夏季怎樣潛入頭髮

鳥如何萎縮為高大的天空

蝸牛的床

又另象徵甚麼

請指點我的迷津噢

一撮窄窄的白髮削跡在我的視覺裡

在頭壳內

動物園和雨

賣冰淇淋的小童哭了

淅淅的泣聲

捏殺

滿園的紅男綠女

一些皺眉和聳肩

疊成濃雲

一隻紅屁股

猶望着殘留的花生壳

一些惺忪和無聊

爬了滿臉

半瞋的眼睛

裝成醜死了的尊嚴

那是野獸

那是欄杆

那是人

那是雨

廖蕙瓊

小青欖

小青欖變了！冷肅的面孔掛上罕有的微笑，深棕色新款的眼鏡代替那古老的金絲眼鏡，
緋色的鏡片，眸子也變得親切了。

她變了，爲甚麼呢？因爲我們的功課嗎？不！我們的幾何很壞。難道是戀愛了？誰有勇氣接近這冷冷的、沒有表情的青欖！

「喂！告訴你們：本校路透社電，冷若冰霜的小青欖戀愛了！」路透社社長黃小霞踏入課室隨即報告她採訪得的新聞。

「真的？」

「誰說的？」我們好奇地問。

「黃小霞，你有甚麼證據？」自稱探長的陳偉習慣地用手托托沒有垂下的眼鏡。

「哼！這也需要證據？她教了我們三年從沒有笑，現在她笑了。從前她是穿不稱身的旗袍，現在卻穿漂亮的衫裙，而且……。」小霞理直氣壯地說。

「不！這不是證據，是你的推測。」

「第二節是幾何，不相信可以自己看看。」小霞負氣地走回她的座位。

好不容易上完了第一節課，我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集中在課室門口。第一次渴望她早點來。過了十分鐘，還不見她的影子。爲甚麼呢？她從來沒有缺席或遲到過。難道病了？不會的，去年她患了喉病，不能教書，仍然回來給我們測驗。

「起立！」班長突然喊着號令。

「敬禮，坐下。」啊！她來了。噢，是華文老師。

「各位同學，藍老師因爲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辦，所以請假一天。你們安靜預備第二節的功課罷。」這是我們渴望了三年的意願，現在卻帶來焦急不安的心情。

上完了一節華文，跟着是兩節歷史。聽故事是我們念歷史的目的。爲了聽小說，我們靜靜地等待着。然而陳老師給了功課我們就走了。真奇怪，難道他也是重要的事待辦？近來老師們的行動越來越神秘，真使我莫名其妙。

陣陣沉重的高跟鞋聲漸漸而來。出現我們眼前的是一位掛深棕色眼鏡，剪短髮，穿淡棕色的西服，踏赭紅色高跟鞋的年青女士。

「藍老師，現在不是幾何堂呀！」小霞站起來有禮貌地說。

她用手示意小霞坐下，語氣溫柔地說：

「各位同學，今天晚上我要出國了。」

「出閣！」小霞向陳偉眨眼睛，弄一個鬼臉。

「我是出國繼續深造。」她解釋說：「現在來跟你們辭行，並且與你們說幾句心裏的話。」玩弄着粉筆，凝望着窗外。光線投在她的面上，本來蒼白的面顯得更蒼白且青黃，鬚髯一個藏壞了的青攏。

一段沉默，奇怪的沉默。

「少年人的通病是敏感、懷疑又好奇。」我們不敢正視她的目光：「這也是你們可愛之處。」我第一次聽見她說讚美的話。

「還有一年半你們就畢業了，功課特別艱繁是必然的事。這擔子是你們所能負擔的。問題在乎有沒有恆心。有些同學確實在功課上用了很多心血，卻事倍功半。你們有沒有檢討這個問題呢？」

藍老師凌厲但親切的目光射在四十多堆黑漆的亂草上。

一陣沉默，慚愧的沉默。

「親愛的弟弟妹妹，專心是做學問功夫的要訣。假若心不能專一，整日『手不釋卷』也是徒然的。」

「在你們這樣的年齡有一個危險的『敵人』漸漸逼近你們，使你們無心於學業，懶於長進。很多少年人反把這『敵人』看作摯友。唉！」一聲輕微的嘆息發自這堅忍不屈的蒼白的唇。

「我讀高一時恰巧是十六歲。跟你們一樣地活潑，愛作弄人。我們的班主任很少頭髮，我們就以和尚稱呼他。當然是背着他，好像你們一樣。」我不知道我的面是否紅了，但覺熱熱地。

「坐在我左邊的王明，不但是功課好，而且也是有求必應。所以我時常向他請教功課上的難題。接近多了，同學們就取笑我們。我覺得不過是請教他功課，他也是與我談論功課上的問題吧了。因此不理會同學們的取笑。」

有一天，不知道他的臉那裏弄來一塊黑黑的東西，怪有趣地。我頑皮地笑他。奇怪！他面兒忽然紅紅的。又黑又紅，真好笑。我取笑他說：「新娘子，愛扮嬌，欲塗胭脂塗錯炭，嘻嘻哈，真好笑。」

從此他不再與我交談，早上見了面也不招呼，好像完全不認識我。我想他一定是恨我笑他新娘子，哼！氣量真小。彼此不理睬地過了兩星期。本來身體軟弱得我恰巧這時候又病了，功課很自然地退步了。敏感的同学發現了，取笑是他冷落了我，因而氣病了。他們說你要做『君子』，我說要做『紅娘』地播弄是非，真使我啼笑皆非。

聖誕節到了，我們班的同學從來沒有互送聖誕咭的習慣，卻照例開晚會。

晚會結束了，同學們也走了。留下我們清潔組的十位同學和班長。清潔工作完畢，已經是十一時二十分。我下了車還要步行十分鐘纔到家。班長知道我怕黑，堅持要送我回家。她也是女孩子呀，我當然極力拒絕她的盛意。推推讓讓地出了校門也解決不了。

『王明與她同車，請他送小青欖吧！』忽然有同學提議說。

『不！那條路我走熟了，沒有眼睛也可以走回家。不要人送我。』

『藍菁，不用客氣了，我不過是順道吧了。』沉默多時的王明忽然開口了。他們的盛情加上我怕黑的缺點，無可奈何地答應了。

上了車，他破壞了我班『自己顧自己』的默契。我不知道是否應該謝謝他，真使我難言

下了車。

『今天晚上高興嗎？』

『高興。』

『今天晚上辛苦嗎？』仍然是那公式。

『你辛苦？』我反問他。

『不……』

『你不喜歡我送你回家？』他傻氣地問。

『噢，……。』真使我難回答。

一陣沉默。

『你喜歡矛盾的小說？』

『不！我喜歡老舍的。』

『看了駱駝祥子沒有？』

『沒有，黃佩芬答應這假期借給我。』

『我知道她沒有看完。』他從大衣袋拿出一本精裝灰綠色的『駱駝祥子』遞給我：『借給你看吧』。

多聰明的狐狸。

『你看完了？』

他點點頭。

『明天開始放假了，甚麼時候還給你？』

『噢……』他神秘地笑笑。

一直沉默地，沒有說再見。

我有一個夜讀的習慣。回家翻開書，使我十分詫異。扉頁上寫着：

藍菁：

『人生沒有了朋友，

猶如人生沒有了太陽。』——王明

多詭詐的狐狸。

『爲甚麼送書給我？』

『人生沒有朋友，猶如人生沒有了太陽』是甚麼意思？

難道他喜歡我？愛我？

我愛他嗎？我不決定，但清楚地知道不討厭他。

這是戀愛嗎？

甚麼叫戀愛？

一連串的問題——不能解答的問題。

書沒有看，卻嘗到失眠的滋味。

假期結束了。我們不但回復了切磋功課，而且還養成了互送書本的習慣——功課卻進步了！

說學生時代不應該談戀愛的真是個希特拉、史太林。

和尚不知道是否知道了我們的事。時常有意無意地暗示學生不應該談戀愛，否則功課一定退步的。我們卻嗤笑他是老頑固、老古董。

「……，少年人常常弄不清楚「喜歡」與「愛」。感情衝動；別人看他一眼，和他談幾句話以爲就是喜歡他、愛他，常常自作多情……。」

「高老師，甚麼是「喜歡」？甚麼是「愛」？班長的急性子永遠改不了。」

「名作家徐速解釋「喜歡」與「愛」說：你可能是喜歡他，但不見得就是愛他。喜歡是感覺的、浮淺的；愛是潛藏的、深沉的、刻骨銘心的。當你失去一件喜歡的東西時，你可能

感到一時的悵惘；可是當你失去了你內心的愛，你便會痛苦一輩子。明白嗎？」他的視線落在我和王明處。

「高老師，是否學生時代談戀愛一定是功課失敗呢？」我不知道那裏來的勇氣想跟他來一場辯論。

「請坐！」他微笑着好像明白了我的用意：「憑我的經驗，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是的。」

同學們都笑了。

「開始的時候，可能因為新鮮的刺激而功課進步了。日子久了，刺激隨而失去。慣慣地踏向深深的泥濘而不能自拔。」

高老師的教訓很感動，可惜沒有感動我接受它。

「藍菁，你對和尚的說話有甚麼感想？」下課後王明問我。

「用行動推翻他。」

「一言為定。」他堅決地表示。

為了配合我們的行動，所以商量了一個讀書的計劃。決定減少睡眠的時間。雖然減少了休息的時間，然而回家翻開書本卻無從開始。腦袋充滿了幻想。每天放了學，我的心髒髒跟了他回家。

我和我的功課失敗了是顯而易見的——高老師的教訓實現了！

怎麼辦呢？我徬徨極了！我羞愧極了！

面臨決定升級的期考，我怎麼辦呢？我的心情萬分矛盾，情緒更不安定。第二次嘗到失眠的滋味——酸酸地、辣辣地。」藍老師摘了眼鏡用手帕擦着。

「在我無從取捨的時候，班長不知道在那裏弄來一首詩，抄了送給我。我將它寫在一張書簽上送給王明。從此安心在功課上，一直完成了中學、大學的課程。人長大了，書也讀多了，想起孩童的事，但感到幼稚和可笑。」藍老師展開一朵勝利的微笑。在黑板上寫了一首詩：

「別依賴未來的，無論多美好！

讓死的「過去」埋葬它自己，

行動吧！就趁活着的今朝，

憑你的心，和頭上的上帝！」

「這首詩給了我很大的幫忙。送給你們吧。希望你們珍惜活着的今朝，別依賴未來的。將你們敏感、懷疑、好奇的心放在追求學問上。不要把「敵人」看作摯友呀！」

一段沉默，激動的沉默。

「藍老師，請問你乘幾點鐘的班機呢？我們去送你。」班長沙着聲問。

「謝謝你們，我是乘船的，十二點半纔開航。你們的功課很忙，而且明天還要上課。你們的盛情心領了。謝謝。」

兩節課的時間很快過去了，我的口腔像嚼了一枚青欖般甘甜涼快，眼眶卻酸酸地怪不舒服。

隱情

我會經愛過你，可是你不會知道。而你這樣無辜的被一個平凡的女孩子愛着，或實在地向你請求寬恕，原諒我這近乎盜竊的行爲。

由於晚上過於空閒的緣故，再加上家裏窒息的空氣，我就跑到一間夜校裏讀大學先修班。

我不知道是甚麼力量，打從你進入課室的一刻起，我整个人已經凝住了。希望你不會爲這個學生而氣惱，真的，我聽到你的聲音，那已經足夠，至於你說的什麼，我是全然不知道的。好幾次，你叫我在黑板上畫圖表，我一次也沒有畫過，不僅是我實在在的不明白，而是我有一種從沒有過的被迫的感覺。你盡責地上完了課之後，還替同學們補課，或許別人真的可以得益很多，而在我，你現在應該知道是無補於事的。

我不聰明，思索問題不够敏捷，你每次向我發問，或者有另一樣東西堵住了我的喉嚨，我總是遲遲的不開腔。而我隔隣那位過於好心的同學總是低聲提示我，你也會就這樣的事笑謔地挖苦過。暗地裏我把那位同學恨得牙癢癢，此以後，她提她的，我祇管自己坐在位裏充耳不聞，不發一語。我爲甚麼要聽她的呢，有甚麼話，祇要我喜歡，我自然會說。而你在等

得不耐煩的當兒，便轉向其他的同學求答案，我這才鬆下口氣。

除了課室裏的問答外，我從沒向你說過話，就算有，都是些平凡敷衍簡單得令我想哭的句子。到現在，我祇知道你的名字，其餘的一切，我是從同學間（感謝天，有一位同學與你是認識的）的言談裏、你平日間的舉動裏揣測出來。我相信你有理想，有抱負，有一次我在校刊上，看見你手執播音筒那個模樣，便快樂了好半天。如此殘缺不全的關於你的一切，在我，已經是近乎完整的真實。

在擁有了一個希望的當兒，我同時地準備迎接它的幻滅。我直覺地感到我會負累你，所以我甘心情願地與這個秘密同眠。我從不打探你，好像你的住址啦，家庭啦，一切的一切，因爲我滿足了，不是嗎，祇要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你，還有甚麼值得去斤斤計較。如果你讓我知道得太太多，我必然地承受不了，然後，這個美麗的幻夢便會變成悲劇，我決不會用自己的雙手去毀滅一切。我相信你，憑那上帝也無可解釋的感情，我決不會用盡辦法去偵查一個我所愛的人，我沒有這種權利，因爲這是我個人的事，與任何人都扯不上關係。

我望着你不止一次，下意識地把頭猛搖，企圖把覆到前額的頭髮摔回去，你很喜歡笑，笑得坦率爽朗，像個孩子，你不時把滿是粉筆灰的粉刷，往地上擲，它便一跳一跳地，像個充滿希望的皮球。每星期六，我準時坐在那裏，就是想看這些，並不是求知識。沒出息，有好多我對自己生氣，難道人生捨此而外，別無其他。

漸漸地，我警覺到事態的嚴重，我跟朋友談天，常常都提到我那夜校的老師，你的影子漸漸地進入我身體內每一個空隙。我毅然決定不再修你的功課了。而我第一次的缺課，使我坐進R E X戲院裏看「臘炬成灰淚未乾」。可是一時很難於習慣，跟着那兩個星期我又看到你了，此以後，我便真真正正擺脫那誘人的星期六，而專心於課本。

我必須承認我漸漸覺得晚上去上課這件事，變得更加無聊荒謬。起初我祇是抱着打發時間的心情去聽講，因捱過了十多年的苦讀寒窗，我再不願意自己去考試制度下的奴隸。當我不再見到你之後的兩三個月內，我仍然做這間學校的學生。我喜歡那裏，雖然校舍是這樣齷齪，可是它的校長教師，全然是——班朋友，我從未覺得我們彼此間有任何尊卑之分，他們年青，民主，有理想，朝氣勃勃，與我所見過的暮氣沉沉得過且過的宿儒，不可同日而語。

由於是初辦學的緣故，學生不多，有時看着兩三個同學冷冷清清，我就心酸，爲他們不值，或許他們缺乏經驗，有做得不夠的地方，但是那出發點仍然是值得驕傲的。

那裏面不僅有你，還有這一班可愛的人，可惜我捱不了不見你的失落，我決定要遠離這熟悉的一切，於是我輟學了。我祝福這一所夜校，希望它排除困難，屹然自立。

我從同學口中知道你對我求學的反應，你說過我是一個好學生。這是很平常的話語，我却無限欣喜，不論是真是假，你畢竟知道有一個我的存在。

要是不幸的話，你看到這篇文章，而會帶給你諸多不便，就請你仁慈地寬恕吧，我實在不能够假要偉大，我無法隱藏，因爲假若我要堅強地活下去，我一定要揭開秘密的盒子，讓它飛去遠方，使能騰出更多的空虛，好待日後寫下我無言的奮鬥歷程。

要是你有女朋友的話，她可以無須掛慮，我說過，我已經無限滿足，在這瞬息變幻，循環運轉，空濛渺茫的宇宙裏，有一個人被我會經愛過，想念一生，是多麼幸福的事。

當你明白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你可以做任何值得你爲此而做的事，無論怎樣，我是必然可以忍受，但我請求你，你切切不可竊笑，你不可竊笑我一段隱藏半年的情感，那是殘忍不過的。

你今年便大學畢業了，我相信你會絕無困難，我祝福你前程錦繡，無可限量。

病嚙

睡眠對我而言，無疑是一件十二分重要的事；自覺睡眠不足，無論幹什麼事都無精打彩。我睡眠時間的總和不比別人少，但總是睡不好。越睡不好越想睡；每分鐘想睡，每小時想睡。打起橋牌來，常常忘記哪門是王牌；或常不自覺打出「印度式」橋牌——一張王牌用兩次。常給人罵當不在話下。歸根究底，還是鼻子生得不好；醫生們說是鼻骨歪了，需取出校正。在醫生尚未決定要替我動手術前，我已連續地每週去給他診治，一連兩個月。結果是藥石罔效。捨開刀無他法。想起開刀，我睡眠不足的病更深，以致每天上班時同事幾乎都問我：昨夜是否又用功過度？我很高興他們這樣問，但除了苦笑一下又能說什麼呢？有些中國同學索性就叫我做「唔够瞓」（睡不足）。其實就算整個鼻子切去也不過爲小型手術，何怕之有？君不知我經有開刀的慘痛經驗。

我到台灣的第一年寒假由于雙孔閉塞，縱有大魚大肉，山珍海錯，一律如食鷄肋。經常睡至半夜要起牀「打坐」，以使閉塞現象消退。凡事有弊亦有利。住四年宿舍，臭襪子對我影响不大。只可惜是弊多利少。最後把心一橫，決定入台大附屬醫院。時值陰曆年關，醫院情況十分淒清。此且不提。開刀那天，真個痛不欲生。實習醫師給我用局部麻醉；由于技術不良，是我喉嚨醉而鼻子不醉；因注射入鼻腔的藥水大部份流入喉頭。我大喊不行，那位醫生在主治醫師面前能

失威，馬上喝道：不要叫，沒有什麼不行。清醒地坐了十多分鐘，以後的一小時是痛昏的。二三次醒來要求停止手術，我真是在開那實習醫師的玩笑，他怎會理會。刀鏗齊來，真個驚心動魄！出院後我會寫文記述，最後的結語是：打死也不再進去！

結果那次只把中立偏左的骨除去，中立偏右的傢伙仍在鼻腔中作祟。但情況總比開刀前好得多了。三年級時有位同學爲我積了一筆錢準備我暑假再去醫院被宰。我屈指一算，那實習醫師大概已畢業且至少已有一年的經驗了。但一想起那種清脆可聞的鋸骨聲，不寒而慄，結果一拖，拖了四年，由亞洲拖到美洲。爲了準備秋天再入學，心想何妨來一次大整修？剛好入院前三週，有位同學開過刀，他說全部麻醉，死也得舒服。就因看中這一點，毅然上陣。

爲不想打擾房友的時間，我騙他們說已請假赴外地度假去。住處與所要進入的聖約瑟醫院相距不遠。公共汽車三分鐘就到，辦理好入院手續。由於病人出院手續未辦妥，坐在會客室看了一鐘頭電視。原來我與另外三位老人同住一室，三個都是接受眼部手術的，只有我是鼻部整容。我由於怕無聊，帶了兩本有關本行的書去看。一入室，便躺在牀上看書。起先是一陣寂靜，不久便有人在說：嗨，來了一個男孩！我想我這五呎三吋的軀體再加上三吋他們還是叫我「男孩」的。那些傢伙至少有六十歲，我縱再大十歲，他們叫「男孩」又有何不可？三個之中，一個猛抽煙，一個窮向天花板嘆息，另一個則坐着發呆，也許在同憶往日的豔史。他們就這樣過一個下午。晚上護士入來對旁邊的一位病人說：醫生謂你下週可出院。他却回答說：出院有什麼好？這兒有人照顧，什麼都不用操心；告訴醫生遲點行不行？這真是工業社會的所造成的醫院心理情綜。

主治醫師（耳鼻喉科的主任）當夜班沒來看我。也沒什麼好看的，我如生龍活虎，喜歡就看電視，要不就看書。與住旅館差不多，難怪老傢伙願終生留院。次晨，主治醫師終於給我禮貌訪問了。

他問我昨夜睡得好嗎？沒什麼不好，但總不比開鼻後睡得更好。他走後不久

，護士要我換衣服了。我要求她「迴避」一下。她不好意思步出室外。東方人，亞洲人，中國人。

下一站，宰台。

主治醫生已在那兒。加上一些雜七雜八的醫藥人員。有位說：給你注射一針鎮靜鎮靜如何？已成祖上肉，不如何又如何？僅幾秒鐘時間，我開始睡了生平第一個無夢的覺。既聽不到台灣小調，又不能討價還價。

護士把我搖醒了。她說醫生手法高明，比預期時間縮短了十多分鐘。吃藥。

照一照鏡子，滿臉紅藥水的光。說迴光亦無不可，醫院就每夜每晝都被罩滿X光與迴光。

有一兩位老傢伙開始老生常談了。還是說不想出院。這點我真體會及諒解。住院一週，雖然不按時睡覺，但却按時進食。還有，住什麼地方有人會替你洗澡？醫院恐怕不是由人間通往天堂的大道，它本身已是天堂。若羅素經常住院，他應該不會形容天堂是勾心鬥角的地方。

黃昏時份，竟沒料到有三位同學來訪。他們說找遍小倫敦及多倫多都沒我踪影，不是出家就是入院。問了三家醫院的名單才找到我。他們說我開刀開錯地方了。要讀博士，是開腦袋，不是開鼻子。又不是狗。朋友有這麼幾個就够了，何必再他求。真是相識滿天下，能開玩笑的有幾人？送一張慰病卡，又帶來了水果。目的是：早日出院，麻將缺一入，橋牌少一脚，Poker沒仇好報。

翌晨，隣牀的老傢伙終被醫院開除了。有養老金怎麼可以賴在醫院不走？富裕國家的社會問題。中午來了一位「新仔」。他雙眼被封住，臟查查。看來是黃底黑面的人。一上牀，護士們根本無暇出示換衣証便把他剝光然後換上天堂制服。沒有線條的。有線條的在底下第九層。這傢伙尙不知自己是否已走到人間以上九層。不到數分鐘一大班人馬到來。亂摸一番後，道：晚上，我真替他担心。這麼急？這年頭電梯發達，由上九層到下九層只消幾秒鐘而已。真的這麼急？不過，那傢伙却也餘勇可賈，一聲也不吭。不是來醫喉嚨的吧？

又是一陣子的亂七八糟，那傢伙又莫名其妙地被推出去。那地方離上下九層一樣近。

約過一小時後，他又被推回來。喉嚨大概被割破了，怎麼還是一聲不吭。哪像我，整天吃護士小姐豆腐。

天亮時，窗外飄着雪絮。那傢伙錯過了。但他喉嚨接駁好了。老兄，能不能代我叫護士小姐來？我不知電鈴在哪裡。他大概昨夜做了惡夢。昨天他進來時護士給他說過，鈴子的繩拴在他牀邊。要不然他就是吃饅頭餅不願轉餅的人。好吧，既不能「有目共睹」，亦不能「同一鼻子出氣」，但彼此既來自人間，皆兄弟也。

謝過我之後，他說他因踢足球被撞傷了眼睛。登時天昏地暗。告訴他說他現在天堂。他聽知道的；他聽出白衣天使的嗓子。原來他是華裔加拿大人。他說他父親幫過孫中山先生搞革命。大概是臨陣退縮吧？要不現在他老子大概在台灣當國大代表了。他本人亦不必睡在我隣牀。三等位呢。

我告訴他我因鼻子不通風開窗來的。在台灣有過一次「整容」手術。台灣？他驚訝到，是不是一個在夏威夷附近的小島？差不多答對了。三倍超音速的飛機出籠時就全答對了。他還算是中國人後代。純種加拿大人會說：台灣？你是說那個剛獨立的非洲國家？其實也沒有甚麼不對，中國人不是整天嚷天涯若比鄰嗎？何況非洲亞洲在中文只差一個字；在英文更接近了。

還是早日出院的好。但醫生說不必急。他已通知我的僱主謂我需要休息（但沒說進補），且你每年繳那麼多醫藥保險費，不用就永遠不能用了。有理有理。還是住足一週。出院了。主治醫師臨別贈言：你的鼻病醫不好的，但大概也不會惡化，就是如此。

天下的醫生就是如此的了。拿到博士學位後不要稱Dr.，叫我Mr.或P.h.D.加上我姓。免去瓜田李下之嫌。

一九七〇滑鐵盧，一九七二星洲續完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期止
訂費	\$
註備	

蕉風訂閱單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

蕉風月刊

一九七二年三月號 **229** 期